



短篇

小說組



評審總評 鍾文音

生動的職人世界

這次入圍的多篇作品環繞著職人的面向書寫，小說的引路人 有外送員、潛水人、計程車司機、畫室模特兒、長照員、檔案室記錄人員、學校行政人員……，以此寫出「人物」如螻蟻的人生，切中年輕世代不知生命為何而戰的情境，無用者想掙脫的各種生存困境，小說的當代性十分強烈。

小說是過來人的行業，可能因作者還年輕，因此有些情節雖多卻過於跳躍突梯或過於巧合的設計，或形成斷點的情節不明，諸此種種殊為可惜。為此有幾篇因此而未得獎，但閱讀時讓我頗印象深刻，如〈折返點〉、〈幻燈片〉、〈三道夢中的九重葛〉、〈五十單夏日一週〉、〈送行〉等，期盼勿棄勿餒。

第一名作品〈縫〉以獨特視角寫出白恐年代的記憶與歷史挫傷，情韻且迷人。第二名〈窄門〉以人物生動取勝，以流暢的敘事帶出部落無法言說且不得不然的哀感。





葉家良



簡歷

中山大學社會系畢業，目前住在臺中。近期目標是賺一億元（摩爾豆）。

感言

禮拜六起床，打開手機，原本想確認 PSG 還是 MDK 贏了，卻先看到得獎的消息。謝謝幸福閱讀分享社傑出社員奕汝，不管有無得獎，都對我的作品保持異常的信心；謝謝傳凱老師，就學時期和畢業後都給予我諸多幫助，如果沒有那些知識與助理工作帶來的啟發，這篇作品無法完成；最後，謝謝幼兒教育超新星阿維，每次都第一位幫我挑一堆錯字、給予回饋，並用響亮的打嗝聲替我打氣，另外，你打呼的聲音讓我非常安心。總之，得獎非常開心，耶！



縫



我右手握著透明壓克力長板，壓住右邊的紙張，讓隱藏兩頁之間的字顯露。確定鏡頭拍得到之後，我按下快門。

翻到下一頁，只剩一張空白頁，透著咖啡色。

闔上檔案的那一瞬間，腦中用來打發時間的胡思亂想瞬間變成兩聲，像是收音機頻道切換。腰突然一陣痠痛。

我將檔案放回推車。推車左側擺著三卷檔案。右側獨自躺著一卷。

望向手錶，距離閱覽中心關閉還有兩小時。

兩側檯燈照在翻拍墊，墊上有幾塊咖啡色紙屑。我的手攤在墊子上，塑膠手套沾染幾塊藍色墨水。

麥克風的聲音傳來：一次翻拍，就是檔案的一次損耗。檔案數位化能減少原件損耗……。

我看向入口，自動門打開，一群人走進來。他們朝我這裡探頭探腦，手裡的雨傘套著透明塑膠套，雨水積在底端。一人拿麥克風站在前頭：前面是檔案閱覽區，向我們申請後，就可以來這裡閱覽檔案，如果有需要，也可以提供相機翻拍……。麥克風突然爆出雜音，嗡嗡作響。有些人摀住耳朵。

我眨眨眼。架上的相機螢幕喀擦一聲關閉，進入待機模式。

推車旁是一片落地窗。大雨敲在樹叢，葉片不斷晃動。

天空比捷運上看到的還要黑。

下一站，新莊副都心站……。車體搖晃之中，我站起身，面對捷運前進的方向，緊握扶手。右邊窗外，天空無雲，鐵皮屋交錯地面，屋頂反射明亮陽光；左邊窗外，大樓矗立，天空一片深灰，雨水像是萬箭齊發，從烏雲不斷落下。捷運剎車之際，我頓時看見，天空像是黑洞——雨水從大樓之間的地面升起，朝晦明的天空迅速飛去；雨在烏雲之中扭曲，成為光芒，於捷運另一側無雲的天空散落而下。走出捷運站，我沿工地圍籬，邁向其中一棟大樓。傘裡逐漸淹滿雨水。我像是泡在巨大水桶之中，雨水塞滿身體每道縫隙，髮絲、指甲、咽喉……。

或許記錯了。

走進行政院辦公大樓，我用手抹乾褲管沾染的幾粒雨水。合攏雨傘，零碎雨滴滑落。我抽出自動門旁的塑膠傘套，套上雨傘。

我遞給工作人員身分證，於表格填入姓名、身分證字號和日期。

工作人員返還證件，將鑰匙和出入證推到我面前。

鎖上置物櫃。

感應出入證時，我看見工作人員停下推車，上頭擺著四卷檔案。

我走到推車旁的座位。

工作人員遞來調閱的檔案清單。「快門在這，這裡調焦距……手套、沙包和板子放在櫃子上。」他說完，走回櫃臺。

按下開關，兩側檯燈亮起。

雨水瞬間填滿身體的縫隙。

走出捷運站，母親立刻撐起傘。我躲進傘裡，緊抓母親的手，深怕自己消失在人群之中。我們從高架道路底下穿過斑馬線。母親指著前方一棟樓說，那是她的母校。

我望向母親，說：「襪子濕了。」

母親望向前方，什麼都沒講。我也朝前方看去，一棟土黃色的樓聳立。

沒有繼續往前走。母親牽起我的手，沿來途返家。

她發現我的六個大學志願時，賞了我一巴掌。

我摸摸臉頰，抹去刺痛。母親摀住那隻打我的手，不斷搓揉。我走近，蹲在一旁撫摸她的手心。她嗚嗚咽咽。我說，我沒有忘記。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懂。那天，明明下著大雨，周遭像是即將結凍的冰桶，為什麼你在回來的火車上說，「太陽真大」？

母親停止哭泣，皺起眉頭，歪歪地看著我。

她的表情讓我懷疑自己記錯了。

我走到陽臺，蹲在布滿灰塵的鐵桶前，取出桶裡每一把傘，細細地檢查。我睜大眼，抓起桶裡最後一把傘。我跑回客廳，遞給母親。母親撐開傘，抖下一塊塊灰塵。那把傘是乳白色的，傘面破好幾塊洞。

「這是陽傘。」她說。

我想起來了。那天回家，母親瞥見我藏起的成績單。她抽出那把乳白色陽傘，用力打在我的手臂。

母親取出藥膏，輕揉於那道傷口，手指間的冰冷滲進我的皮膚。她重複相同的話，如同在科博館那樣。

我記得，那天是禮拜一。母親任教的學校運動會補假，而我的班級因為 H1N1 停課一周。吃完午餐回家的路上，母親騎摩托車載我，一陣強風襲來，掛在路燈的廣告旗劇烈晃動。她突然催起油門，於路口迴轉。

摩托車在凹凸不平的紅磚上震動。

驗完票，母親對屹立的長毛象化石連看都不看，直直往迴廊快步走去。我跟在後方，轉彎，走進展場。展場內黑壓壓一片，我握緊母親的手。

展場的文字介紹沒有注音，牆面張貼許多太空圖片，以及許多白色線條，有些筆直，有些彎曲。我拉了拉母親的手，她緊盯前方的展示品。

我朝展示品看去，是一座和我一樣高、中間凹陷的圓柱體，樣子像是漏斗。

母親取出十元硬幣，立放在展示品的標示線條前。

她放開手。

錢幣沿著邊緣開始轉動，滾往中間的洞。慢慢地，一圈又一圈，圓圈向內縮小，滾落速度逐漸變快，最後於洞口彈幾下，掉進底端。

我看向母親。稀微燈光下，母親露出笑容，眯起的雙眼盯著中央黑漆漆的洞。

她的視線像是被黑洞吸入一般。

「沒有人相信我小時候看過黑洞。」

母親說，讀完大學，沒考上研究所，只好當老師。當到後來，連自己都忘記為什麼要讀這個科系。直到看見廣告旗幟，她才想起這件

事。

「你相信嗎？」

我點點頭。

她握緊我的手，反覆說，記得，不要忘記，拜託了。母親的手顫抖，一陣冰涼滲進我的指頭。

我好像記錯了。

科博館禮拜一休館，但是，怎麼可能記錯？那是特別的一天。補假、停課和科博館，像是受黑洞吸引，聚集於那日。

我沒有忘記。

我取下推車右側的最後一卷檔案，放在翻拍墊上。

輕壓快門，相機重新啟動。我調整鏡頭遠近，讓封面置於畫面中央。

檔案封面外殼是白色的，邊緣有長方形框線。頂端橫躺「內政部」三個大紅字，中間印著直式案名「地方保防：可疑分子紀錄案（四）」。右上角有鉛筆標記的檔號，右下角註記「檔案起訖：50年1月～55年12月」和「保存年限：永久」。

喀擦一聲，記憶卡存下檔案封面的模樣。

我翻開檔案。第一頁是內容摘要，旁邊有表單，表單上有一排編號，條列這卷檔案的內容。掃過一眼，和前三卷沒有差異，都是地方機關保防紀錄。

我快速按下快門，翻到下一頁。手套和紙張摩擦，發出沙沙聲。第一頁，接續上一卷最後一頁的月份。

54年2月。

編號，723；機關，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地點，北區南勢里；姓名；生日；住址；可疑事項，與巡邏員警爭執，似不滿……；擬辦，列為保防重點人物，加強監控日常言行……；備註，空白。

下方有鉛筆寫上的數字。一，我默念。

編號機關地點姓名生日住址可疑事項擬辦備註，二。

我左手倚靠桌面，不斷壓下快門。

四，喀擦，沙沙。五喀擦，沙沙。六喀擦沙沙。

二十。

字藏在兩頁檔案之間。我使勁將壓克力板壓住右頁，那一排字仍只露出半邊。我將保麗龍板墊於右頁下方，壓下板子，稍微施加力量，向外攤平兩頁檔案。

名字依然半藏於頁縫。

細微碎裂聲刺入耳中，我鬆開手。

沙沙，二十一，喀擦，沙沙。

拍不到就拍不到吧。當有人在這些紀錄機關來往的紙張側邊打洞，用白線串起來裝訂成一卷時，某些事情便註定消逝。例如，那些屆滿保存年限、機關判定沒有價值的檔案，會被裝進好幾個箱子，疊上卡車，最後於紙廠的熔爐化成紙漿，像是屍體火化成骨灰。不過，它們不會完全消逝，銷毀目錄會如同人們在骨灰罈刻上亡者的名字、父母與生日一般，紀錄檔案的案由、生產機關與日期。

另一種狀況是，一些具有保存價值的檔案活了下來，但隨時間變得脆弱。當有人從庫房調出它們，擺在桌上翻拍時，脆化、變色的紙

張會於翻頁之際掉落紙屑，手套不經意會抹去一些墨水。

或是，陷入頁縫之間的字。有些字可以透過蠻力使其顯露，就算只露出一半，也可以猜測那裡寫了什麼。有些字除非拆掉整卷檔案，否則永遠無法得知它們的模樣。

不過，儘管我會盡力拍下所有資訊，但大部分的時候，那些字可能都不太重要。

例如，我不用知道第二十頁的姓名欄中，「β」右邊是「東」還是「元」，也可以清楚知道，臺灣省警務處每五年會將地方警察局移轉的保防紀錄，重新編製成冊。即使不知道那些名字，仍可看見那些隱隱浮現、撐起一切的骨骸。

事情就是如此殘酷。那位晚上在學校旁邊鬼鬼祟祟，遭保防人員記下的男子，就這樣失去名字了。幸運的話，有人會拿其它出土的檔案比對，拾回他的姓名，不過，我很懷疑會不會有人這樣做。

母親聽完之後，問我：「你不怕拿到假的檔案嗎？」

不會。如果看過四處蓋滿印章、黏貼箋函、筆跡雜亂的厚重檔案，根本不會覺得那些機關有造假的力氣與必要。

「你是後天去翻拍？」

對。我記得，母親也是在相同的日期看見黑洞。

大學前，每當幫我複習完自然科功課時，她總是會問，哪一天？聽見我迅速而準確的回應後，她會露出笑容，關掉檯燈。

有時，母親會在黯淡的房間裡，自顧自地憶起那日。

當時她還是小學生。那天天空晴朗無雲，她走在放學路上，感覺身後的夕陽散發的光線像是瀑布一樣壓在肩膀，非常不舒服。她想起

爸爸說晚上要帶她去吃麥當勞，以獎勵她考了第三名。她加快腳步，但是陽光越來越重，她開始氣喘吁吁，腳步逐漸沉重。到了第三個路口，水溝絆倒她。她跌坐在地，沒有力氣起身。她大聲呼救，卻發現自己的聲音被四周的轟隆巨響淹沒。越喊口越渴，她拿出背包裡的水壺，抬頭喝水時，發現天空開了一個洞。下方的雲、樹木、腳踏車和五個路口之外的家，全部都飛上天，繞著洞，朝中間旋轉而去。她尖叫，卻依然聽不見聲音。周遭的轟隆巨響使她頭暈目眩，她閉上眼睛，逐漸沉入寂靜。重新睜開眼時，她看見土黃色的天花板。她想起來，自己跑錯邊了，家應該在面對夕陽的方向才對。母親的母親覺得她中暑了，但她堅持，那是黑洞。

說故事時，母親會突然緊抓我的手臂，直到講完才鬆開。為了減緩疼痛，我會自顧自地想。

我懷疑母親記錯了。例如，她小學的時候根本沒有麥當勞。或是，小學的她真的會知道什麼是「黑洞」嗎？或許母親的身旁真的出現過黑洞，不過吸入的不是雲、樹木和腳踏車，而是母親記憶的準確性。對了，還有她的父親。我聽過唯一一個她對自己父親的描述，就是那天他要帶母親吃麥當勞。至少，母親曾告訴我外婆是在我出生前過世的。我曾懷疑母親是說謊成性的人。但在大學後，我仔細思考過，母親沒有說謊。她只是具備人的某種特性，那種特性我也有。例如，大四之前，我一直以為高三的我因為喜歡，所以跑去讀歷史系。到了很後來，我才願意承認，只不過是分數剛好足夠罷了。我下意識將自然科考砸視為對母親混亂記憶的反抗，但其實只是我太笨，不管母親怎麼整理筆記、檢討考卷，我就是只能在恍惚之間拼湊答

案。我猜，母親只是將自己的愛好，回過頭套用於那段中暑的經歷罷了。至於母親的困惑，那不是說，可以照單全收檔案記載的事情。基於生產性質，不同類型的檔案會讓同件事情成為不同的樣子。例如，保防人員傾向將鬼鬼祟祟的行為詮釋成治安問題，如果政府有個叫「廟宇」的機關，他們可能會記下：「該員疑為神靈附體，有培養之潛力。」話雖如此，現在的我還是能確定一些事情，例如我的確在讀大學時愛上這個科系，儘管翻拍檔案是一件花費精力的無聊事情。我只能盯著相機和檔案，度過翻拍的五個小時。然而，只要花五小時，便能得到檔案紀錄的那五年，怎麼想都非常值得。幸好，我找到避免在像是凝滯的時間之中睡著的辦法，那就是一邊翻頁一邊按快門時，讓腦袋於一些邏輯不清的事情上打洞，將白線穿過它們，並裝訂在一起。

想了這麼多，還有三分之二要拍。

一四七，轟隆隆，轟隆隆。

聲音不見了。準確來說，是外頭的風聲太大。

我轉頭望向落地窗。不確定是風將樹叢連根拔起，還是因為天空實在太暗，那些葉片才不見蹤影。

風不斷敲打窗戶，轟隆隆、轟隆隆。

我甩了甩痠痛的手臂。翻到下一頁，快速壓下快門，

現在，我只想快點拍完，把硬碟交給櫃檯敲打鍵盤的工作人員。等到記憶卡裡超過一千張的相片全部傳送完成，我便能帶著那些翻拍的檔案回家，花些時間思考表格隱藏的意涵，並替那些紀錄編碼，分析五十年前的他們在意之事的類型。

轟隆隆、轟隆隆、轟隆隆。

我往外看，自動門外比母親關燈後的房間還要暗。那些轟隆隆或許不是風在吹，而是黑暗吸走所有事物殘留的聲響。不過，我聽母親介紹過，黑洞所謂的「吸」，其實是某個物體質量太大、尺寸太小導致的時空扭曲。所有進入黑洞的事物，都會因為強大的重力無法逃脫，連時間也只能深陷其中，幾乎靜止。由於光的速度不夠快，才讓那個物質看起來如此的黑。

所以，黑洞其實不是洞？我問。

「嚴格來說，是一種扭曲。」

使物質陷入、無法逃離的扭曲。那麼，母親看到的那個洞，真的是黑洞嗎？抑或，母親的記憶本身就是黑洞？她把一輩子全部裝進那一天。

我和母親一起困在裡面。

我試著尋找能夠逃出黑洞的事物。

頁數消失於黑暗的噪音之中，又有字陷入頁縫。

55年4月

編號，871。

機關，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紀錄擠滿整張表格。

可疑事項，該員向他人稱某日騎自行車載其女返家遭遇摔車，恍惚之中看見天空破洞，自己受吸引朝破洞飛去，洞裡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黑暗之中突然閃出一道光芒，該員跟著光芒落下，從洞掉回地面，張眼發現其女跌在樹邊多處擦傷，自己卻毫髮無傷，因此自認

為天神下凡，並稱將有末日降臨，屆時一切萬物都將被巨大黑洞吸引而亡，無人倖免，唯有自己才能逃過災難。該員四處宣言此言論，多次與鄰居引發爭執，造成鄰里之困擾。儘管目前無人相信其荒謬言論，對其荒誕行為嗤之以鼻，但由於該員形跡可疑，思想有異，因此仍須多加注意該員日常言行，以慎萬一。

擬辦，列為保防重點人物，加強監控日常言行，詳加記錄。也須多加注意其家庭成員（與其妻育有一女）是否有異樣。

備註，另請調查「黑洞」為何物，雖不排除為該員胡造之詞，仍須詳加注意是否為傳遞資訊之密碼。

我抬頭一看，工作人員和櫃檯隱沒於黑暗之中。導覽團已經離開了。如果他們還在遠處觀測，手中的黑筆可能會咚咚咚地敲在寫字板上，記錄道：「那位男子已經翻拍四個小時了。現在，桌上的檔案翻到一半，他兩眼睜著，一動也不動，像是在發呆。而相機不知道為什麼這麼久都沒有進入待機模式。」

望向手錶，距離閱覽中心關閉還有兩個小時。

外在的聲音困在停滯的時間之中，動也不動。寂靜之下，腦內的聲響重新變得清晰：母親有這麼年邁嗎？

檯燈僅剩的光照在頁縫夾住的姓名，我的視線深受吸引。

我摸來壓克力板，緊壓檔案右側，用力往外拉扯那頁。

姓名仍然隱藏其中。

我加強力道，細微碎裂聲流入耳中。

紙屑從紙張邊緣掙脫，於燈光下飛舞；墨水游離表格，爬上手套。

我抵達盡頭，貫穿洞的白線擋住那道姓名。

原本充滿身體縫隙的雨水像是洪水般洩出。

我的視線困住。

一手摸到快門，一手摸到檔案。

我的腰開始痠痛。身體逐漸朝兩端拉扯。

我用力一扳，感受到封面的硬殼朝上方旋轉而去。我輕輕撕下薄薄的目錄。一；二；三；一頁一頁的檔案在我手中碎裂，朝重力所在旋轉而去，我想像那團脆弱紙張組成的龍捲風，以支撐自己機械般的動作。八十九；九十；九十一，龍捲風消失，所有想像力陷入扭曲之中。不過，至少我腦內那些邏輯不清的事情還能自由移動。我一邊撕下檔案，一邊猜起外公的名字；那篇紀錄其實是保防人員交差了事編造的；母親，可能是對的，真的有機關，這麼無聊；那天，或許是下太陽雨，陽傘，當然可以遮雨；外公要帶母親去的麥當勞或許只是恰巧同名的某間餐館；那天科博館的員工腦袋可能集體被躲在長毛象化石裡一千八百萬年的恐怖寄生物入侵了才在禮拜一敞開大門；一百三十。

它們原本自由奔馳的腳步變得沉重，有些甚至已經一動也不動。

一百四十三頁。

我記得。

母親聽完我的問題，僵在原地。

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無法回答我提出的黑洞問題。

從此，她不再抱怨我浪費時間，只是偶爾提起那日。

一百四十九頁。

我的手掌輕放檔案之上，冰冷穿過手套，滲進指尖。五指緩緩在

紙張上移動，直至裸露的白線。我知道，原本隱藏白線右邊的名字已經隨頁縫消失而逃了出來。

我按下快門。喀擦聲困在扭曲之中。我再次按下快門，連續幾下，一次比一次大力。

我鬆開手，身體持續向兩端拉扯，旋轉起來。我尋找於停滯之中仍自由奔馳的事情，在它們身上打幾個洞，穿過白線裝訂在一起：

就算那些照片拍起來有些模糊有些反光有些超出鏡頭也還是替我記住了。如果母親也在這沉重而狹小的縫隙之中，如果記憶卡最後一張照片裡寫著外公之名，他們便能好好談一談那日天空破掉的黑色洞穴究竟為何物。當然前提為，我的問題是肯定的：像是幽靈徘徊於人們各種行為之間的不精確之事物可以於黑洞自由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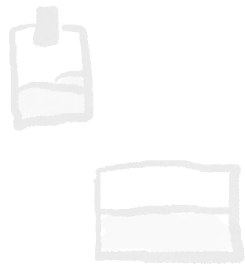
現在，我要用僅剩、尚未困於扭曲的記憶體容納最後一件事，希冀它逃脫凝滯抵達母親：

記得，不要忘記，拜託了。



評審評語 石曉楓

這是篇意念表達有企圖心，技巧層面也極具挑戰性的作品。以母親不能忘卻的黑洞經驗及對科博館執迷之「過往」，對照我在檔案室裡翻拍文件的「當下」，今昔交錯間藉由天色陰暗（天空像是黑洞）、大雨傾盆（雨水瞬間填滿身體的縫隙）的氛圍營造，連結並暗示了現下檔案騎縫間被隱藏的名字，猶如過往被黑洞吸納的記憶，文中許多魔幻寫實式的場景與幻覺經營，頗見功力。以自然科學現象隱喻白色恐怖的歷史經驗，以黑洞暗指被扭曲、變色終而湮沒的檔案，作者談記憶及歷史之漫漶、脆化與碎裂，卻能舉重若輕，引人掩卷沉思，誠為佳作。





Walice



簡歷

1975 年生，南投縣仁愛鄉鄉民，中文系畢業。曾做過教師、記者、以及行政助理等，目前以打零工維持生活。得過一些文學獎。

感言

文學雖是紙上作業，是精神上的悸動，但時光遞嬗後，在看不到想不到的時空中，對社會的影響力不可小覷。原住民族在臺灣本就少數，所幸我的文學還不至於處於邊緣的地位。十分感謝評審的厚愛，以此激勵我將持續寫下去。



窄門



鐵木¹把裝有刨刀、吊線錘、尺、筆一類的帆布包掛在肩上，但長時間一動不動。他緊皺眉頭，突然把帆布包又扔在地上。掛上又扔下這個動作他重複好幾次了。他走到屋外，陽光刺眼，一隻公雞將一隻肥碩的母雞追到鐵木腳邊，前者奮不顧身躍上了後者的身上。他無動於衷地看了牠們一眼，內心感到茫然。他的影子從他腳下流洩出去，像塊黑布，他突然探出腳去踩，驚得影子猛地向前一跨。他轉過身，把影子丟在後面，這樣他就對著大門了。

所謂大門其實很窄，而且很舊，上面有些裂開的縫。鐵木是主委來那天發現的，主委拉他的手往裡走時，他一眼就看到自家那寒碇的門。正是這門，使鐵木產生了諸多想法，一下恨不得打自己的嘴，一下又為自己這樣的門頗為得意。有那麼一刻，鐵木心裡萌生了一個古怪的念頭：我偏留著這樣的門，叫你主委進來時不得不把你的腦袋壓低。我也不換修，我的門天生就長這樣。

門像一隻空洞的眼睛，正厭倦地看著他。盯著門，鐵木想起主委那高大的身軀從門裡往外走的樣子，心口就沉重起來，像主委真的從那裡走出來了。

1 鐵木，泰雅族男子名。

「怎麼還不去工作？」老婆手裡拿著一件未完成的族服，悠悠地問起。那是一款紅白相間的背心。當然，不是為他這個丈夫做的。

「沒心情。」鐵木說。

「老實工作，把錢賺到，還要什麼心情？」

鐵木說：「從今天起，我不工作了。」老婆意味深長地看著鐵木，這讓鐵木更加生氣，他衝動地說：「都不做了，我什麼都不想做了，我一天到晚睡覺就好了！」老婆止住了針織動作，望了望他，嘲諷地一笑，扭頭進屋去了。

鐵木看著她一扭一扭的屁股，心裡想若是有條狗在那肥碩風騷的地方狠狠咬一口那該有多好。自從主委來後，鐵木覺得老婆莫名地有些變化了，甚至他一對兒女也不像過去那樣親近他了，突然把他這個賺錢養家的父親不放在眼裡了。

「long stay 什麼啊，這些做官的沒事做嗎？」鐵木兀自嘟囔起來。

鐵木是個安分守己的人，一向自視甚高，憑手藝賺錢。而且老婆孩子聽從他的話，他完全處於一個核心的位置，他說一沒有人敢說二。

怨只怨瓦旦，怪也要怪瓦旦，不正是他把主委帶到他家門前的嗎？也只能是瓦旦把主委帶來，他是村長。

那天傍晚鐵木肩著帆布包回到家，瓦旦坐在鐵木家門檻專注地看著公文。見到他就說：「賺錢賺一座山了哦，我等你半天了。」

鐵木說，我做苦工的人，能賺多少錢？不像你是村長。兩個人說著話，鐵木老婆把飯菜端了上來。瓦旦斜眼看看菜色，裡面有魚有

肉，就兀自端起碗吃起來。

瓦旦夾了塊山肉咀嚼著說：「鄉長給我看公文了。」

鐵木停下筷子，望著瓦旦。

「鐵木啊，我給你找了好處。」

鐵木說：「你要給撒韻當媒人啊？」

「那個還早啦，」瓦旦說：「是上面原民會的官要下來 long stay，要體察民意。到時來你家住一段時間……」

鐵木靜靜地等著下文。但瓦旦卻低頭狼吞虎嚥，這樣他的碗底很快顯露了出來。

「要不要再一碗？」鐵木說。

瓦旦接著說：「這不只是你的光榮，更是我們全鄉、全村的光榮。我和鄉長決定把機會讓給你，你千萬要幫我們招待好，不要把我們臉丟光了。」

鐵木老婆站一旁，她臉上浮出了緊張與期待：「你說的到底是誰啊？」她忍不住問。

瓦旦鄭重地說：「我直說吧，這個主委是中央層級的官。無論如何都要好好招待好，一點也不能馬虎。」

鐵木感到茫然，沒有什麼主張，他有點擔心，又有點興奮。他含糊地說：「我嘛，真怕招待不好啊。」

瓦旦把筷子扔桌上：「鐵木，報都報了。你要想清楚，機會很難得的。」瓦旦繼續說：「我當村長的不能接待，因為主委指定要住進平凡百姓家。」

這時鐵木老婆端了盤水梨過來。大概覺得有功於鐵木了，瓦旦大

口咬著梨，誇說真甜，又說：「水梨還有多少？」鐵木說家後院還有，還沒採完。瓦旦眼睛轉了轉，靈光一閃地說：「好，那些水梨就不要採了，等著招待主委吧！」

鐵木老婆說：「主委到底是什麼啊，聽你說得那麼神祕。」

瓦旦笑了笑說：「縣長知道嗎？大不大？但是跟主委一比，他就是這個了。」瓦旦豎起短短的小拇指動了一動。

「那麼大的官，來我們家做什麼啊？」鐵木老婆質疑地說。瓦旦掀起上唇說：「那就這樣了，你們要有心理準備，主委就要來了，記得一定要好好招待。」

屋外已經天黑，星點稀疏，而且顯得極為遙遠。鐵木望著渺茫星光，覺得自己彷彿在無依地墜落。

送走瓦旦，鐵木惱怒起來：「馬的，什麼跟什麼，簡直莫名其妙！long stay 什麼？」

老婆說：「瓦旦說已經決定了。」鐵木內心油然地沉重起來，並且開始對老婆發洩怒氣：「誰決定了？誰說了？」老婆說：「沒決定？村長不是已經決定了！」鐵木說：「你的 sulay² 決定了啦！」

後來兒女也都表現得異常興奮。他們嘖嘖喳喳討論著，一下子說衣服穿好一點，一下子又說穿不好一點，他是大官，他看著我們穿得寒酸，肯定會救濟我們。又討論說家裡肯定有個命好的人，不然怎麼會碰上這樣的事？

2 sulay，泰雅語，意為屁股。

三天後，主委終於還是來了。

那天天氣很好，太陽也格外地殷勤，大地白得讓人置身幻境。鐵木收拾好工具，準備去後山把剩下的工做完，就見兒子尤命匆匆跑來，嘴裡連聲說：「來了來了……」鐵木問誰來了，但他知道誰來了。這時老婆孩子都表現得緊張和興奮，向門外張望一下，又趕緊怕被子彈打中那樣躲開。老婆一對顫顫巍巍的碩乳，突突突跑入屋內，到鐵木跟前，狠狠推他一把說：「你還在幹什麼？客人快到門口了。」撒韻一雙眼眸像被驚嚇的麻雀那樣飄飛著，她過來拉了鐵木，說，爸快起來，人家來了。鐵木就糊裡糊塗地跟著女兒走，心臟也跟著狂亂蹦跳。走出門，見一輛黑色賓士駛過來，遠遠地跟來一些看熱鬧的村人。

鐵木不知那輛車要開到什麼地方才停，他覺得它會從自己身上開過去，那樣自己會有阻擋的權利嗎？他希望車子直接開過來，把自己撞死才好。但車子正好幾近無聲地停在鐵木面前。

先下車的是鄉長，接著是一個陌生但肯定是官的人和一個扛攝影機的年輕人，最後走出一個身材結實頗具威儀的人來，大概就是主委了。下車的人都包圍著主委，他們漫不經心地說笑。鐵木和他的女兒站在門口，木然地望著。那個有威儀的人一邊對說話的人點頭，一邊往鐵木這裡望了望，鐵木看見那人似乎對自己笑了笑，他也報之一笑，但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沒有笑。

這時瓦旦從車後竄出來，他結結巴巴地說：「主委，那是……鐵木。」

「我們走過去吧。」主委說。

主委穩健地走在最前，瓦旦自然是尾隨在後的，他的步伐有些混亂。鐵木完全不代表什麼也不能代表什麼似地惶恐地站在家門前，他覺得自己的視野模糊了起來。

「這是原民會的主委，特地來看看你們。」那個陌生的官用族語對鐵木說。主委就點著那讓人高不可攀的頭顱，謙和地對著鐵木笑。鐵木恍惚地站著，不知誰說，走吧到家裡坐坐。主委就拉住鐵木的手說：「不要太拘束，這幾天要麻煩你們了。」一堆人往屋裡走，這時鐵木才覺得自己的門那麼窄，兩人並排是進不去的。他忽然對家門憎惡至極，他對自己也憎惡透了，自己是個木工，門為何不做大一點？不弄高一些？他決定今晚就開始修門，不，等主委一走，他就修門。鐵木的手仍被主委牽著，身體卻後退一些，跟在主委後面。主委進門時壓低了頭，而且由於給鐵木留位置的緣故，他的左肩撞了一下門框，這讓鐵木感到尷尬。進門後，鐵木發現扛攝影機的年輕人早站在門口了，他用那個小炮口似的東西對著他們，一邊旋轉著，一邊後退著。此時一隻公雞慌亂地從門口跑過，牠跑得很急，展開翅膀倉皇地躍到牆頭那邊去了。鐵木的手還被主委握著，他覺得手已不是自己的了。他不能自作主張將手抽出來，主委比自己更具有支配權，他想什麼時候握那隻手就什麼時候握，他想握多久就握多久。鐵木覺得自己做木工時的那種自信、老練都消失不見了。

陽光把他們的影子融匯在一起，讓人不能憑藉影子來辨認誰是誰。

主委關切地向門外張望，扛攝影機的年輕人一直用陰森的鏡頭對著主委，驚得鐵木不時要看著它，擔心從它那裡射出什麼。

後來主委率領眾人走到後院幾顆梨樹前，細微的風吹動著枝葉，但果實不為所動。這時尤命已端著盤子站在樹下了，他方才臉紅氣喘地摘著水梨，一顆又一顆，而摘掉水梨的地方同時也摘去了陽光，使原本有著神聖之光的地方顯得陰鬱了。

「聽說主委要來，水梨就沒有再摘，特別留在樹上等你啊。」瓦旦鼓起勇氣說著，他的喉結還緊張地動了一下。

主委說夠了別摘了，鄉長立刻就讓尤命把水梨端過來。在潔淨的盤子裡，那些新鮮的水梨像聖品，它們始終顯得高貴而聖潔。

「洗一洗吧！」鐵木老婆走過來說。鐵木被老婆的大膽嚇了一跳。在這樣的場合，他這個做男人的都不說一句話，但他的老婆卻說了。

「主委，這是女主人。」那個陌生的官用熟悉的口吻說。

主委笑說：「不用洗了，大自然的東西都很乾淨的。」

他率先拿起一個吃起來，接著身邊的人就依次各拿一個，但只有主委和那個陌生的官吃，鄉長和瓦旦都將拿水梨的手藏在身後。鐵木擔心主委突然吃出一隻蟲子來，雖然這對他的水梨而言是很少見的，但是萬一呢？誰又能排除萬一？鐵木不安了起來，直到主委吃完了整顆水梨，才放心來。

尤命不知何時已將那隻昂然的公雞擒在手裡了，雞冠鮮紅正體現其茂盛的生命力。家裡母雞多，公雞卻只有這一隻。尤命把雞抱到母親跟前，悄悄問著什麼，然後尤命拎著雞閃過人群，村長喊著說動作要快一點。主委說，那是去幹什麼？鄉長說沒什麼，這裡的人就是這樣，很好客的。

「不要說一隻雞，要招待主委，一頭山豬也是可以殺的。」瓦旦說。

「那怎麼不殺一頭山豬呢？」鄉長瞥了瓦旦一眼。

這時鐵木心裡很不是滋味，他覺得這裡誰都似乎是主人，唯獨他這個真正的主人卻不知算老幾了。他們吃水梨時，都誇說好吃，但沒有人當著他的面誇讚，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要殺雞也不由他決定了，連事事與自己商量的老婆也不問他一句了。怎麼一個穩當的家變得這麼快？按照禮節，這麼大的官來家裡，不招待是說不過去的，但問題是，這雞是陌生的官的，是鄉長的，是瓦旦的，卻獨獨不是他的，甚至也不是他老婆的，這是怎麼回事呢？鐵木突然發現自己的手早被主委放開，鐵木看看自己的手，頗有一種浩劫歸來的模樣，他感到有些心酸。而且讓他難堪的是，被主委丟開後，他覺得不知站在哪裡好。他覺得站在主委身邊有壓力，但走過去，站在眾人的後面，他又覺得那短短幾步路實在難走。他就低下頭看著不同的人穿著不同的鞋。

「鐵木，你身上的傳統背心真好看！」他穿的是一件泰雅圖騰背心，老婆手工織成半年多，但他很少穿，關鍵是不想把它穿壞。

「脫下來，你脫下來讓主委穿看看嘛！」那個陌生的官指著鐵木說。鐵木的神情像被抓獲的小偷當場放下贓物。

「手工真精緻，比外面賣的好看多了。」主委站起來說，目光卻還在手上的背心。鐵木卑躬地站在一邊，這便使那件背心真像是一件贓物。

「給主委做一件嘛，不用半個月就做好了。」那個陌生的官對著

鐵木說。

主委搖著大腦袋說，會不會太麻煩你們了？

「不會不會，怎麼會麻煩呢？」那個陌生的官說。

「你老婆的手藝是出了名的。」鄉長說。

瓦旦在旁也激動地說：「嫂子，做一件吧，費用我出。」

鐵木老婆瞟了一眼主委的肩膀，像要丈量主委的尺寸，她果斷說：「費用就不用了，主委要是不嫌棄，我就做一件當做禮物吧。」

瓦旦獨自鼓著掌，說：「好，太好了！」主委說：「那就麻煩了，不過我一定會付工錢的。」

「你願意穿就算是看得起我們了，二個禮拜就做成了。」瓦旦說著，雙手笨拙地做了個針織的姿勢。

撒韻在廚房忙了半天，出來時在一旁看著，眼裡有著天真卻淺俗的憧憬。鐵木偏過頭看見了，心裡憎惡起來，一個女孩子，那樣站像什麼呢？他真切覺得做父親的其實在此刻對自己年華正好的女兒並沒有多少保護能力。其實最讓他不安的還是老婆，這女人，跟人家見面沒半小時，就答應給人家做背心，還說出那樣輕佻的話來，好像她不是他的老婆，而是他們的老婆。他們毫無顧忌地替別人的老婆做決定，毫無顧忌地當著丈夫的面讓他的女人給另一個男人做背心，唉，這算是要把人欺負到底了。

心口堵得荒！鐵木預料到自己的家將從此失去安寧，他意識到主委這樣的官是一顆炸彈，而最受重創的無疑是他。他是男人，是父親，是一家之主！但令他懊惱的是，自己近二十年苦苦經營的安寧竟被這個哪裡來的狗屁主委輕輕一下就擊碎了。

他的內心充滿著憤怒與惆悵。

他真想不通主委為什麼不好好當他的官，搞什麼體察民意？

而且他的木工一直做得那麼有自尊而自在啊。

尤命回來了，雞殺了。那隻生機勃發躍上母雞的大公雞，此刻已耷拉著雞頭毫無雄偉氣息了。

老婆讓鐵木去拔雞毛。鐵木卻想把老婆的毛拔掉，但他還是忍著委屈去拔毛。主委他們被瓦旦請到廚房去了。「尤命，趕快把碗筷拿來擺好！」瓦旦大聲喊著。

鐵木把雞抱到屋旁工寮去拔毛，他心裡充滿各種莫名的滋味，他突然不想見所有人，就一個人待在這裡，而且永遠地待下去。

寮裡很陰暗，這使他看不清雞身，但這個已死的牲靈，牠的身體仍還有餘溫，鐵木覺得自己的命運與牠是相同的。

主委要到附近體察民意，走時鐵木闔家送客。主委像來時一樣，又握了鐵木的一隻手走，這一握，使鐵木發現自己內心的憤怒與憂愁瞬間減輕了不少，心裡又有一種說不清的東西。到門口，主委自然又得低頭，肩膀就又撞了一下門框。鄉長在後面說：「鐵木你這個門我看要換囉，你是木工嘛，怎麼弄這樣的門啊？」這話使鐵木慚愧，點出了鐵木一向引以為豪的職業，「你是木工嘛」，而且主委卻沒一句責備，這使他禁不住又有些感動，打算等人一走，就開始換門。到門外，賓主自然站在兩邊，鐵木發現老婆孩子似乎已和主委熟識多年，似乎主委才是自家的主人了。鐵木心裡就又難受起來。他不知究竟該如何表現，他的臉很僵，像戴了一張自己無法看清的面具。主委俯視他時，他就低下頭，他覺得臉上的肌肉按捺不住地跳著。「好啦鐵

木，有什麼困難這幾天慢慢跟我說，我會盡力幫助你的。」主委搖著鐵木的手說。鐵木抬起頭，發現「炮口」又對著他們了。

主委說：「來也沒給你們帶點什麼，這是一點心意。」

扛攝影機的年輕人就逼過來，鏡頭照著一個紅包，但鐵木沒有接。

「主委給的你就拿著啊，這是主委的見面禮。」那個陌生的官說。

鐵木沒有去接，臉漲紅起來。

主委自信地笑著，將自己手裡鐵木的那隻手用另一隻手輕輕掰開，將紅包放在裡面，然後用兩手握著鐵木的雙手。鏡頭又逼過來，將四隻握在一起的手以及半隱半露的紅包盡情地吸收進去。

「你什麼時候再來，主委伯伯？」尤命激動地問。鐵木覺得自己的兒子真是大膽，老婆更是大膽，還有女兒，為什麼獨獨自己這個最該說話的人卻一句話也說不出呢？

「我暫時不走，明天來你家開始住喔！」主委說。「記得，背心要開始做了！」

那輛賓士像夢一樣消失後，鐵木就變了臉色，他把皺巴巴的紅包扔在地上，自己氣呼呼進屋了。對鐵木而言，這樣的門是不低的。一進屋，看見餐桌上狼藉的杯盤，覺得難受，又走出門，憤憤地走進工寮裡去，用力摔上門，然後躺上竹床，拉了涼被蒙住自己的臉。他覺得自己像從很多人胯下爬過來那樣筋疲力盡，那樣屈辱而噁心，他不斷地搖頭，像在否認什麼。門開了，老婆兒女走進來，表情異樣地看著他。老婆手裡拿著紅包，生氣地說：「怎麼了？你生什麼悶氣？」

鐵木臉藏在暗處，說：「你還沒把我氣夠嗎？」老婆用更大的聲音說：「什麼意思？」說著望一望兒女，兒女們都幫腔似的望著她，又有些不可理解地看看鐵木。鐵木從老婆兒女眼裡感到一種很寒涼的東西，這是他未曾料到的。他一直是個很有自信的木工，他一直覺得老婆孩子是尊重自己的，但如今看來顯然不是這樣。他悶著氣下床，踉踉蹌蹌走到外面去。屋外是淡淡的夜色，一隻母雞縮緊著身蹲在屋簷下。一顆星星出現了，它有些疑惑地看著鐵木。

鐵木夜裡睡不著，覺得有塊石頭壓在心上。腦海亂七八糟地閃過一張張臉，每一張臉都使他覺得難受。想想自己今天的經歷，真像行屍走肉。想想那主委，從未見過面的，說來住他就來住，什麼跟什麼啊。他的家很快就發生了變化，老婆不像自己老婆，兒女也不像自己的了。他悲傷地覺得自己處在某種陰影的籠罩中，而且陰影還要向他不斷地逼近和擴大。鐵木想起那個窄門來了，他覺得自己有些感激那門了，多好，那才是最好的門，今天一整天，只有它沒有恭維誰，這可真是一個好門，還修它幹嘛？多好的窄門！鐵木懷著這種念頭期望那門再窄一些再矮一些，使主委再也不能進來。

門的安慰使鐵木心情寬鬆了一些，他躺了一會兒，突然想與老婆推心置腹說點話。僅僅只是今天，老婆與自己已搭起一道陌生的隔閡了。猶豫了很久，他終於把老婆的身體翻了過來。老婆原來也沒睡，鐵木把老婆的一隻手疼惜地握在手裡，低聲說：「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老婆沒回答，但她顯然是聽著的。「我覺得那個主委讓人不舒服呢。」老婆靜靜聽著，能感到她的眼睛在黑暗中是睜著的。夜那麼靜，似乎能聽到他們一起眨眼的聲音。他覺得自己心裡的話很多，卻

不知道把哪些話說出來才好。

老婆第二天又開始做背心。鐵木看著那些布料，心裡覺得嘔氣。

「你真要給人家做啊！」

撒韻疑心地問：「爸，你昨天怎麼了？你怪怪的！」

鐵木說：「我不是你爸爸，那個主委才是你爸爸！」

尤命說：「就怕人家看不起我們！」

「你們叫他爸爸就不就好了。」鐵木說到後面，聲音哽咽了。

而主委他們很快又來了，這一次扛攝影機的人多了一個。鐵木聽到一個村人報消息時就真後悔自己在家裡了，而且讓他引以自豪的門突然又使他不安起來。主委又要低頭，又要碰肩膀了。鄉長說了讓他修一修，卻依然如故，讓人家怎麼想呢？由於一種難以描述的心理，鐵木決定要躲開他們。老婆叫撒韻來喊他，他說：「我去上廁所一下。」便匆匆跑到隱蔽處，幸好屋後梨樹後面有芋頭叢。他聽見自己的心跳聲，他對自己的急中生智感到滿意。他靜靜地呆在芋頭叢裡，小心翼翼地呼吸，怕誰聽到。他聽見撒韻在喊爸爸，撒韻在芋頭叢前走過，他沒有回應，他只聽見自己的心臟正大聲地跳動。

過了一個小時多，就完全靜下來了，似乎一切都像一場夢。鐵木坐在芋頭叢裡，他極力揣測屋內的事，每一個人的表情。他在這靜謐的芋頭叢坐著，很多芋頭都像有生命似的沉默而忠厚地陪伴著他，他已經決定了，以後主委他們不來則已，一來他就毫不猶豫地躲到這裡。

鐵木再次出現時，天已經黑了，月色虛晃晃的，讓人有些不明所以。主委顯然又出去體察民意了。讓鐵木大吃一驚的是他發現自己的

門不見了，門框、門楣都不翼而飛，現在望去，門不過是在牆壁之間開了一個洞。他向那個洞口徒然看了半天，就走到有燈光的屋裡去。他居然有了一絲膽怯，似乎自己做了件什麼壞事。家人正談論著什麼，見他進來，便都閉了嘴，各自沉默。鐵木原想著老婆起碼要問問他的去向的，說不定還要吵一架。但他們誰也沒有問起，似乎他是個陌生人。他聽見自己突然問道：「誰把我們家門拆了？」他們都一張張漠然的臉，不回答他的話。「哪個王八蛋把門拆了？」鐵木提高了自己的聲量，很快兩隻手就顫抖起來。尤命抬起頭，說：「不拆人家進不來啊！是村長叫人拆的。」

鐵木於是去找瓦旦。

鐵木對瓦旦說：「村長，我必須說出我的心裡話，你再找另外一家吧，我們實在招待不好這樣的大官，到時會給你們丟臉的。」

瓦旦生氣地看著鐵木說：「你這是什麼意思？我還沒找你算帳，你倒把麻煩丟給我了，你躲到哪裡去啦？」

「我沒躲。」

「你沒躲？那你到哪去了？我跟你講清楚鐵木，從今天起，要是主委來，你就在家裡等著，人家只是住一個禮拜，要到處體察民意，要在這裡搞建設案，你真是沒大腦啊！」

「村長，我……」

鐵木沉默了很久，紅著臉說：「村長，這樣好不好，我呢，給你做一套桌椅，工錢就不收了。」

瓦旦氣得笑了：「你說的這是什麼話，你真是死腦筋啊，這不只是我們兩個人的事啊，事關重大啊！」

從瓦旦家出來，瓦旦又追在後面說：「鐵木，我知道你是老實人，這怎麼說都是好事嘛！」

鐵木回過頭說：「是好事你推給我？我又不稀罕什麼主委不主委的。」

瓦旦說：「你真是個怪人啊你。」

「反正一句話，你要盡力把主委招待好，出了問題，我可擔不起的。」瓦旦向走遠的鐵木這樣喊著說。

瓦旦久久地望著漸行漸遠的鐵木，他其實很後悔讓鐵木當主委的接待了。瓦旦不安起來，他想必須得往鐵木家裡多跑跑，多跟他喝幾杯，讓他高興高興，總之是必須讓這個心臟長在右邊的人知道利害關係，不能錯失良機。



評審評語 黃麗群

這是篇「一開口就讓人忍不住安靜下來轉過頭聽他說話」的作品，講體制與權力如何削減一個人，以及小型的封建如何被更大的封建逼退，語言看似平常實則頗經鍛鍊，幾無冗贅拖沓也不見無效的耽溺，事物的前進與人物的後縮，在胸有成竹又偶有幽默一瞬的敘事推進中展開，收束也非常漂亮。

其實，小說也像人，愈需要製造喧囂潑灑的情緒表演，就愈會暴露出某種「無事扮有事」，相反地，「正在收斂」與「正在克制」的現象，反而說明了情感的存在，而這是一篇對故事有情感的作品。





王席綸



簡歷

現居臺南，曾獲多個地方小說文學獎。除了小說外，目前正邁向影視和漫畫劇本。週末喜歡叫一桶炸雞，窩在家裡寫作。

感言

感謝評審。感謝院主會，這個小小的神祕團體，讓我每個月能固定產出。感謝女友身兼頭號讀者與編輯，無論是在校稿和精神方面提供支持。有次回雲林，朋友的機車拋錨。我們輪流推著車，以為會有人路過幫忙，結果直接推到加油站。我在後頭問著多久才到，朋友敷衍地說快了快了，那時死亡離我們還很遙遠，嘴裡滿是髒話。後來我翻到照片，想起當時還沒弄丟的東西，還沒走掉的人。死亡突然變得很近，我們仍舊滿嘴髒話。



夜間巡航



跳錶機是辰霖的時鐘。

紅色的燈號照亮車內，他的一天從晚上開始。

駕駛座上，屁股擠壓著皮革椅子發出噪音。上頭一顆顆淺木色的珠子，被白繩拉扯來回甩動。他把手機固定在冷氣孔的架子上，靠著椅背。路燈照著一坨滴在雨刷上的鳥屎，他前傾身子，確認鳥屎的位置。轉動鑰匙，右手打著雨刷。鳥屎來回甩動，回到原位。再一次，仍無動於衷。

他用手敲了敲玻璃，抬頭看向沒有遮蔽物的天空。

重新坐正，扣上安全帶，打著方向盤回到路上。

每個計程車司機，都有一套在叢林裡尋找獵物的方法。有些人習慣原地駐點，除了偶爾出現在餐廳和市區景點前，大多依照時段，在火車站、高鐵站和機場外排隊；有些則是利用手機叫車，前往指定的地點；剩下的則是打游擊戰，腦中有條路線圖，捕撈揮手攔車的乘客，固定在熟悉的路線上遊走。

等待對辰霖來說意味著社交，司機們會交流近況，打屁聊天，所以他更傾向一個人待在車上。每天依照固定的路線，環繞市區一圈。唯獨有人揮手時，這個不完美的圓形才會朝其他方向發展分枝。

辰霖完成每日儀式後，便會打開手機。當系統跳出有人叫車的通知，他不會第一時間按下確認鍵，總會等個幾分鐘，直到附近沒人回應才接。他並不追求業績，更像是開著一輛黃色的車，不停遊蕩在這個他早已熟悉的地方，被動加入小黃的生存遊戲。

在還沒有智慧手機的年代，計程車司機是僅次於理髮師，知道最多八卦，也是話講最多的職業（後面還有美甲師，和足底按摩師傅）。如今，大多數的客人告知下車地點後，就專注於手機上。辰霖只當作是在運送金魚，從一個魚缸，移到另一個水箱。途中客人對著手機吐泡泡，前後座切出兩個分離的空間。他不像自己的爸爸，會跟觀光客推薦行程，或是跟上班族一同抱怨老闆，這是在他繼承這臺小黃時就決定的事。計程車就是一次性的服務，讓雙方保持著一次性的距離。

唯一的例外只有禮拜四，辰霖會在相同的時間和地點，載一位固定的客人。

他們知道彼此的名字，對方叫作小林，上車後不需告知目的或是聊天。車子按照指定路線穿過市中心，道路逐漸拓寬，幾輛車散落在上頭只剩光點。樹林取代建築物，筆直的道路插滿路燈，與紅綠燈號交錯，不斷延伸。

辰霖來到臺中港，把車停在一個十字路口旁的便利商店。

他第一次停在這裡，是去年載著小林的女友。

她在車上不發一語，下車時用千元大鈔付車費，把辰霖所找的零

錢直接塞進口袋，匆匆離開。辰霖開回臺灣大道，原先打算回到市區，卻連紀念碑都還沒到，車內就傳來陌生的鈴聲。

辰霖在後座翻找了一陣，才接起電話，「你好。你是她朋友嗎？她的手機掉了。」

「你現在在哪裡？」電話的另一頭是小林，著急地想知道手機主人的去向。辰霖開車回到市區，載著小林來到剛剛停靠的便利商店。小林跑向海邊的商場，詢問準備打烊的攤販。零星的人群移動到停車場準備回家，只有小林四處大喊著女友的名字。

不到一個晚上的時間，小林的女友，遺失手機的客人，就這樣消失在臺中港。

事情過去後幾天，辰霖接到車行的電話，說有人指定他接送。

他開進向上路的巷子裡，看見小林已經在外頭等他。小林上車後，辰霖才正要詢問去哪裡，小林卻先說出自己報完警，到女友以前常去的地方都沒找到人，朋友也不知道她的蹤跡。

車子停在原地，辰霖沒有搭話或是安慰，只是聽他說著，一個人是如何消失不見的。

你還記得她上車後，或是下車前有說什麼嗎？

因著小林的問題，辰霖回憶起整趟路程，她從頭到尾都十分安靜。中途曾聽見短暫響起的手機鈴聲，辰霖看了眼後照鏡，她只是取

消接聽，把手機放到一旁。辰霖唯一記得的話，只有一句：「請到臺中港。」

「還有說別的嗎？」

「沒有，她只叫我停在便利商店前。」每當辰霖看向後照鏡時，眼角餘光瞥見小林的女友維持一樣的姿勢看向窗外。

「我知道了。」小林說完後沒有下車，只是繫上安全帶，「請帶我到臺中港。」

從那天開始，他們便維持這個習慣。

辰霖會停在一樣的位置，小林拿出剛好的錢，向商場走去。

車子熄火，辰霖下車走到一旁，拿出菸盒點起菸。他有計算過，大約是三至四根，小林就會折返回來。吐出的煙，順著招牌的燈光向上飛竄。被鐵皮圍籬遮住的樹林擺動著，葉子搖出聲響。空氣中帶有鹹味，從港口順著柏油路傳來的熱風拍打在辰霖的身上。偶有幾輛車子高速駛過，或停在路口前，整臺車跟著音響的低音震動。

回程路上，辰霖沒有收錢，只算單程。

一開始小林會拿錢給他，直到習慣確立後，辰霖便不再收錢。小林成為他禮拜四的最後一位客人。

雙方維持著約定好的距離。小林不需要知道收單程費用是同情，還是別有用途；辰霖無心過問香菸燃燒之外的事，他沒有遺傳到爸爸的熱心，不想當大家的里長伯。回想起爸爸最標誌性的動作，就是降下車窗，在車內大喊。無論買便當、遇見熟人、任何他覺得需要被提

醒的，堪比擴音器的嗓門，絕對不會讓任何人錯過。

你好、吃飽沒、要幫忙嗎。幾句簡單的問候，就像拋出的魚鉤，勾住人們的注意。不僅聲音大，還份量十足。爸爸總是戴著宮廟給的鴨舌帽，紅底金字。被帽沿陰影遮蓋住的雙眼，炯炯有神，什麼話題都能插上一嘴，彷彿提前預支辰霖和媽媽說話的份。即便兩人說的東西再重要，也壓不過爸爸的音量。

自辰霖有印象以來，後座就是他專屬的空間。小學由爸爸接送時，還一度被同學誤會家裡有錢，都坐計程車。每到放學，他能在車陣中，輕易認出顯眼的黃色，和他一直誤認為是蝙蝠俠標誌的 Logo（後來才知道裡頭的圖案，能分別寫出 Toyota 的字母）。不僅上學被人誤解，有時一家人出遊，來到擠滿人潮的觀光景點。車子還沒停好，就會有人敲著車窗，詢問是否能併車。

除了開車，爸爸唯一的興趣，就是去釣魚。

車庫裡有個區域，專門放釣魚用的工具。木製的架子上，放了幾支釣竿，不同於撞球杆，是平放在凹槽裡。桌子的抽屜裡，依照順序放著捲線器、浮標、魚線和魚鉤。還有一個透明的箱子，裝著不同造型的假餌，一格格放好。那是爸爸唯一會把東西分類放好的地方。就連保養車子的蠟罐、海綿、抹布和清潔用的噴罐，全都塞進同個鐵箱，底下還壓著手套。

辰霖升上國中後，開始騎腳踏車或是坐公車上學，偶爾兩天才會搭爸爸的車。他開始有意識地不希望爸爸接近學校，尤其是被同學聽見爸爸的大嗓門。幾個比較要好的同學去過他家，爸爸打完招呼，就

說起以前在金門當兵的鬼故事。同學們聽得入迷，在客廳裡一直待到晚上，從此辰霖就不再把同學帶回家。

有次學校提早放學，爸爸看辰霖回到家，就邀他去釣魚。辰霖一口回絕，爸爸說媽媽去找朋友，會很晚回家，要他們自己解決晚餐。

「我們很久沒一起出去了。」爸爸拿起釣竿，收進腳邊的袋子裡，「趁機去吃個大餐。」

「你幫我帶吃的回來就好。」

「在家多無聊，平常看這麼多書，也要多出去走走。」

「作業很多。」

「你以前不是很喜歡釣魚？」爸爸把袋子拉鍊拉上，放進後車廂，「還在魚塢裡釣過好幾隻。」

「不記得了。」

「明天我生日，你就當提前實現老爸一個願望。」爸爸看辰霖準備走回房間，趕緊加碼說：「不然你只要釣到一隻，明天零用錢就加一百。」

辰霖嘆了口氣，再三強調不要太晚回家。爸爸點頭，開心地幫辰霖準備另一副釣具。辰霖換完衣服後，坐上老爸的車。他習慣性地上了後座，爸爸轉頭問他要不要開開看。他伸手拉開車門，假裝要下車，爸爸才說自己是開玩笑的，立刻發動車子往臺中港出發。

後來辰霖第一次載爸爸，是大學考駕照的時候。

教練看他已經很熟練，讓他自主練習，但爸爸卻不放心，堅持要全程監督，在副駕駛座上耳提面命。辰霖發動車子的瞬間，就開始後悔自己暑假應該留在臺北考，而不是回家受大嗓門折磨。

「倒車入庫方向盤打滿，才轉得進去。」

「注意地上，不要壓線，停好車方向盤要記得回正。」

辰霖開到一半，爸爸乾脆直接下車指導，說停車要在正中間，不然車門不好開。經過幾輪溝通後，辰霖學會不反駁，才是最快結束對話的方式。經過那次以後，辰霖開始偷偷去練習。在沒有爸爸的監督下，順利考到駕照。

之後，他繼續在臺北讀研究所，雖然有駕照，但還是騎著機車。每當他回家，爸爸都會說騎機車是肉包鐵，要不要去中古車行買輛二手車。辰霖不耐煩地重複著，停車位不好找，開車麻煩，遇到下雨搭捷運或公車還比較方便。

即便如此，爸爸還是在他生日時，送了一頂螢光綠的全罩式安全帽。

他看著在手上發光的安全帽，直說這很俗，沒有人會戴，但爸爸卻覺得這才安全。他把安全帽帶回臺北，丟進櫃子裡，繼續戴著有附飛行鏡的皮革安全帽。帽子放了很久，久到他搬回臺中，意外消失在行李中也沒發現。

直到他成為小黃司機後，才在路邊看見相同顏色的安全帽。

那時辰霖剛載完客人，準備離開高鐵站。沒多久看見有客人在一旁揮手，路邊還停著摩托車。他靠邊停下，客人解釋說騎車騎到一半拋錨，深夜也找不到機車行。辰霖沒有多問，打開後車廂讓客人放行行李箱。

車子向市區前進，他注意到對方沒有拿出手機，而是摸著一旁放的螢光綠安全帽，看著窗外放空。他很好奇，但沒有多問，依舊維持著客人與司機的關係。沒一會兒，對方說想聽歌，辰霖打開電臺，不熟練地選著頻道。隨著跳動的數字，雜音也忽大忽小。

「106.1。」客人說出一串數字，辰霖轉到時，DJ正準備放歌，「我以前常聽這個頻道。」

客人挪動屁股到座位的正中央，看著螢幕上的數字，說起自己朋友的爸爸家開車行，每次去他們家，都會看見一群叔叔坐在椅子上聊天。

「大哥，你看起來很年輕。」客人將安全帽放到腿上，問辰霖說：「是自己出來跑嗎？」

「剛跑沒多久。」辰霖看了眼後視鏡。

「我以為司機都會穿白色的襯衫和背心。」

「看車行，有些會有規定。」辰霖和爸爸一樣，都只有穿襯衫。

「我朋友有時候穿西裝，我們都會笑他提前練習當司機。」

「他有想當嗎？」

「完全沒有。他說還有其他穿西裝很帥的職業，我就叫他去開靈車。」

客人說他們是在大學認識的，兩個人在同一個系。迎新時，學長姐帶的破冰活動是大風吹。新生分成幾組，各自拿著塑膠椅，背對背圍成一圈，一開始由學長先當鬼。在大家熟悉規則後，學姐說當鬼超過兩次的人會被淘汰，並且要在臺上用屁股寫自己的名字。

幾輪過後，椅子剩三張，其中有他和朋友。三人背對，身子向前傾，仔細聽著學長的問題。

「大風吹。」

「吹什麼？」

「吹睡覺會雙腿夾手的人。」

三人沒反應過來，就連一旁的學姐也滿頭問號。

停頓了幾秒，他和朋友同時站了起來，轉身看著彼此，學長趁機坐到位子上。只剩一個位子，站著的人卻沒有動作，只是對看著、笑了出來，大家不理解現在的狀況，就連他們兩個也不懂。

迎新結束後，他們就成為朋友，知道彼此共通的怪癖。

大家說他們的怪癖像，所以合得來。

由於兩人的老家在同個方向，他們從大學開始，會結伴從臺南騎

車回家。沿著台 17 線，跟著濱海公路的路標，一路騎下嘉南大橋，看見招牌寫著「歡迎蒞臨布袋鎮」時，已經是晚上。路燈間隔距離很遠，被拉長的影子在機車身後拖曳著。

其中有座東石南橋會經過朴子溪，過橋後的十字路口，是他們路線分岔的地方。有次朋友提議，要不要閉著眼睛過橋。一開始兩人撐到十秒就放棄，隨著來回的次數變多逐漸習慣。風裡夾雜著兩臺引擎的低鳴聲，安穩地帶他穿越只有車燈照明的黑暗。

現在的他仍會保留這個習慣，從臺南騎回臺中。

直到輪胎隨著地上填補過的窟窿搖醒他。

睜開眼，橋過了，卻只剩一輛機車，騎過熟悉的十字路口。

他習慣地回頭往右看，交通號誌閃著黃燈，再也看不見朋友那頂螢光綠的安全帽。

「當大家到他家，選了他的照片，或是其他東西。我馬上知道這頂安全帽是屬於我的。」

客人用手拍著安全帽，視線卻看向窗外，電臺換了新的歌曲。

辰霖想起他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載爸爸，是載著他的骨灰罈，回到臺南的老家。

根據家裡的習俗，會把骨灰埋在老家的花園裡，那裡有爸爸出生前就種好的樹（辰霖也有一棵，是爸爸親手種的）。媽媽抱著木箱在後座，沒有多說什麼，一路上保持沉默回到臺南。

鄉下的街道看上去跟十幾年前一樣舊，只有電線桿上的候選人換了人。儀式很簡短，把骨灰罈放好後，親戚們輪流上前灑土。辰霖拍掉手上的泥土，媽媽在耳邊囑咐他結束後才能洗手。他從散落的小土堆中，看見白色的罈子緩慢被掩蓋。最後儀式結束，大鏟一揮，樹前的洞被重新填滿。

長輩們聚在客廳裡閒聊，有人擺起牌桌打麻將，電視開著卻沒人看。辰霖走到外頭，順著柏油路來到大伯的魚塢。外頭長著雜草，裡頭的水被抽乾，只留有幾處水窪。泥土像是被劃開的果皮，龜裂的痕跡，如同葉脈般縱橫交錯。

他記得小時候魚塢換水時，大伯會找親戚來，讓他們免費捕捉沒打撈起的魚。小孩跟著大人踩在泥濘裡，將活蹦亂跳的魚丟進網子中。但大多時候，辰霖的爸爸會自備小板凳來釣魚。辰霖在家無聊時，就會來找爸爸，學他拋竿，即便大多時間得盯著水面發呆，兩人卻樂此不疲。

國小畢業的那個暑假，辰霖的朋友來老家找他。他拿起釣竿，帶他們去魚塢裡釣魚。由於沒有爸爸幫忙綁餌，幾個人只是空甩著竿子。沒多久朋友膩了，到附近的雜貨店買飲料。辰霖則堅持至少要釣到一尾，結果魚鉤卡住，他出力過猛，釣竿斷成兩截；然而，線還纏在魚鉤上，辰霖只好把整支釣竿丟進魚塢裡。

他擔心了好一陣子，但這件事就像沒有發生過一樣。

不論是大伯或是爸爸，彷彿不知道釣竿被遺留在魚塢裡，而他也

沒有跟其他人提起，只是選擇不再接近魚塢。

如今辰霖走下魚塢，視線掃過底部，釣竿早已不見蹤影。踩過乾涸的泥土，他來到水窪前，聞著手心，土的味道已經淡掉很多。將手掌平放在水面上，漣漪緩慢擴散，腳底感受到鬆軟的泥土，正因施加的壓力，不停往鞋底向內翻捲。他起身環顧四周，搓揉濕潤的雙手，想不起來當時自己站在哪個位置將釣竿丟進魚塢。

傍晚時分，辰霖載著媽媽回到臺中。

在高速公路上，媽媽說起有次爸爸因為臨時有客人，請車行的同事載辰霖下課。上車前辰霖還以為是誘拐，同行只能用無線電聯絡他爸，他才相信是真的。

他們聊起以前的事，不照時序，像是摸彩箱，隨意念出抽中的號碼。不同以往只有爸爸說話，兩人多了很多的回憶可說。

講到一半，媽媽突然問起辰霖以後的打算。

想先開老爸的車，辰霖說，有跟車行裡的叔叔們聯繫，他們表示如果有問題，隨時都能幫忙。他看著後照鏡，媽媽點著頭，引擎聲高速運轉，車內回到了以往的沉默。

禮拜四。晚上十點。同樣的地點。

小林上了車，把跳表機當成地圖。每當數字開始從 210 上升時，他便能感受到自己正遠離市區。兩旁的光點逐漸被樹木取代，坡度也隨著數字攀升，來到 320，路面趨於平緩。穿越國道的高架道

路，坡度向下，他能看見不停匯聚起來的光點，大海就在前方，底下的光點宛如在海上漂浮的漁船。引擎聲正劃開海面，直到紅光跳到 680。船隻停靠。

辰霖收完錢，下車抽菸，看著小林往停車場走去。

他伸著懶腰，骨頭發出聲響。便利商店外，只有一臺車停在靠近馬路的位置，引擎沒熄火，前座亮起小燈。沒多久一個女人下車，背靠著車門像是在哭。有時他會閃過一個念頭，是小林真的找回了自己的女友，一同朝他走來。彷彿那一刻時間才會真的往前，之前的日子不過是種錯覺，尼古丁作祟。

每當有這個想法，他就會轉身看向商場的摩天輪。如同燈塔般，提醒著小林要前往的方向。辰霖眯起眼，隱約看見對街有個人影，是小林雙手插著口袋。即便路上沒車，他依然等著紅綠燈。

兩人對峙數秒。一旁傳來車門被大力關上的聲音，隨後車子開向出口。辰霖沒有回過頭，他想起自己才抽到第二根。小林走過馬路時，臉龐被便利商店的招牌照亮。

「可以來根菸嗎？」小林走到辰霖的身旁。

辰霖從菸盒拿出兩支給小林，並點上火。

小林說女友討厭菸味，一開始他會窩在陽臺偷抽，後來則是直接到樓下的便利商店，或是距離家裡遠一點的地方，但女友總能聞到殘留在衣服上的味道，沒多久他便戒了菸。

女友消失後，有一陣子小林又開始抽起菸。有時候會下意識回頭，以為女友準備要對他說教。腦中的畫面太過清晰，那個瞬間跳接回以前的時空，殘留的記憶仍困在屋子裡尚未消散。

「我跟她是在大學認識的。」

小林記得兩人剛交往沒多久，就因為爭論咖哩是要拌在一起，還是分開而吵起來。

「後來我們和好，我跟她說想到一個好辦法，可以更了解對方。」從那天開始，小林每天觀察女友做什麼，他就跟著做什麼。女友喝飲料叫全糖，他也跟著喝全糖；女友跟朋友吵架，他也找事情跟朋友吵。女友開心，他一起開心；女友要是哭，他也跟著哭，「我跟她說，這個方法其實有被證實過，就叫量子糾纏。」

「她有相信嗎？」辰霖抖落手中的菸灰。

「沒有，還罵我是神經病。」小林講完，苦笑了兩聲。如果彼此真的有連結，那現在他做的事情，女友應該也能感受得到，「所以我不停地重複著，也許有天就能知道她在想什麼。」小林用鼻子吐著煙，看著辰霖說：「其實我以為你到某個時間點，就會說受夠了，把我趕下車。」

「我沒想這麼多。」

「不覺得載這種客人很麻煩嗎？」

「反正我開車都在閒晃。」辰霖故意聳肩說：「而且你有付錢，穩定的收入。」

兩人對看一會兒，笑了出來。

辰霖深吸一口菸，橘光在他眼前亮起，饞食著菸身，向上織出白煙。

「這輛車是我爸留給我的。」

辰霖邊說邊用手指搓揉著濾嘴，摳出毛邊。以為只要像他一樣開著，就能知道自己要什麼。他覺得計程車就是爸爸的化身，那一抹黃色的鮮明，出現在每個他還能想起的記憶裡。他說開了一陣子後，給自己一個期限，到十萬公里時要有個答案。為什麼是十萬，他自己也不知道，或許是看著里程數上那格九的數字，想讓它翻過去變成零。

「到現在還沒十萬嗎？」小林問。

「你記得最一開始載你回臺中港，你不停說著發生什麼事，可是我都沒回話？」

「我那時候很慌亂，後來想說你可能只是覺得煩，故意不理我。」小林突然意識到什麼，驚訝地問：「是那天破十萬嗎？」

「不是。」辰霖用手指彈掉還在燃燒的菸草，「我盯著儀表板看，才發現里程表壞了，數字卡住翻不過去。」後來的幾天他沒有載客，送廠維修，直到接到小林的電話。

「我給自己的期限是一年，」小林轉頭盯著摩天輪，「就是今天。」

他把剛剛要來的菸放在地板上，如今燒出一整段的菸灰。

辰霖看著一陣風將它吹斷，向前滾走，消失在柏油路上。

他們走進車內，小林上了副駕駛座。

他拿出 680 元給辰霖說：「走吧。」

引擎發動，重新跳表。

小林搖下窗戶，海風的鹹味灌了進來，他想像著波浪捲起的聲音在背景當陪襯，大海就在另一頭。

辰霖將車迴轉時，一名揹著釣具的機車騎士從他面前經過。他想起那次爸爸用錢賄賂他，兩人到臺中港釣魚。爸爸把一切準備好，一步步教他如何甩竿。跟在魚塢不同，浮標隨著波浪高低起伏，辰霖手裡感覺一陣拉扯，爸爸趕緊叫他收線不要收得太急。一條兩條，辰霖不記得最後釣到多少，只是不情願地答應爸爸，說下次有空會再陪他來。兩人從下午釣到晚上，辰霖感覺一陣暈眩，說自己肚子餓，爸爸才收手，說要去吃好料的。

他們回程也是開同樣的路。辰霖坐到後座的中間，看向窗外，一盞盞的路燈從前方掠過，不斷重複著。他疲憊地問：「要到了嗎？」

「快了，再十分鐘。」

「你剛剛也說十分鐘。」

「你先坐好。」爸爸把跳表機打開，用後照鏡看著辰霖，「這位帥哥，要去哪裡？」這招在很久之前，兩人常玩。他看爸爸一臉開心，只能配合著說回家。「好的，現在跳錶計費。」爸爸用手指跳錶機說：「到六百就能回家了。」

「它跳得好慢。」辰霖把跳錶機當成時鐘，但數字是以五進位移動，「能不能快一點？」

「我們做生意童叟無欺，都是按照公里來算。」

辰霖盯著紅字，眼皮卻慢慢闔上。

「快到了嗎？」他嘴裡還反覆唸著。

200、205、210、215……。



評審評語 石曉楓

辰霖與父親、小林與女友、乘客與螢光綠安全帽亡友三組人物關係間，都藏有共同的死亡祕密與生存難題，藉由辰霖的計程車載客生涯串連起。作者寫小黃在夜間街道遊蕩的段落，有極細膩傳神的臨場感，寫家庭成員間相處的片段與回憶，憶念中有調侃，日常生活感也滿溢。難得的是能在真實生活示現之外，提煉出關於生存的思考，里程數翻不過去的儀表板，猶如卡住的人生，關卡有期限設定，但對方在想什麼？自己究竟要什麼？生命的迷霧仍然有「快到了嗎」的困惑，夜間巡航於靜謐、憂傷中，因此充滿了低吟的情味。





涂瀞尹



簡歷

1998 年生，屬虎雙魚座，INFJ。高雄血統，泰國出生，臺中長大。好不容易從東海大學的中文所創作組畢業了。養過一隻螳螂。最近沉迷於〈薩爾達傳說：曠野之息〉，享受在掌上遊戲機綠草如茵的曠野間奔跑。立志要在今年看完《紅樓夢》，希望在下次需要寫作者簡介之前我已經讀完了。

感言

名單公布的那天，〈洛奇亞爆誕〉篇名在社群平臺上引起一陣討論，害羞如我躲在手機後面傻笑，想如閃電鳥那樣大叫「傘電！」並逃走。這是一篇以小孩視角來旁觀婚姻、信仰與生育的小說，而洛奇亞擔當了故事的主要意象，這屬於某世代的神奇寶貝梗本有它的受眾限制，而能得到評審的青睞，很意外也很開心。我願向芬伶老師、叔夏老師致上最真誠的感謝，以及席綸、伊婷、研論三人珍貴的陪伴。祝福大家都如皮卡丘與他主人那樣永不衰老。



洛奇亞爆誕



1

洛奇亞，水之偉大守護者。他住在洋流交會的深深海底。洛奇亞會在世界末日前身，但無法阻止末日的發生。

洛奇亞通體是光滑的白色，他有羽毛嗎？翅膀末端長著矩形的指爪，背上雙排藍色的魚鱗開闔掀動。頸項修長，眼睛明黃。

盧子翔說他爸形容洛奇亞：比電視上的要更加巨大，飛翔時翅膀能颺出海浪，風鹹鹹的，他坐在洛奇亞的背上俯瞰橘子群島。

莊恩雅看著他。這是傍晚，盧子翔坐在社區大樹下的長椅，而她踩著直排輪低頭看他。兩個孩子準備升六年級，這是他們最長的暑假。莊恩雅本想說你真的相信這些事嗎，但她知道盧子翔會堅定回答相信，而其實他們都不相信。

不過，他們會假裝相信——虔誠地相信世界上有神奇寶貝，如同信仰神那樣。

莊恩雅說：「那我們要不要再玩一次洛奇亞。」

盧子翔站起，踩著直排輪滑開。「好。你現在閉上眼睛。」

她閉上眼睛。聽盧子翔的輪子越滑越遠，溜過枕木地板咯登咯登，像心跳一樣。龐大的別墅群擁有許多小巷，她聽著他藏匿東西，

有時候在很遠的地方，又繞回來，到她身後的巷子去。三樣寶物，她知道他通常會怎麼藏——花圃、陽傘或噴泉旁邊，但偶而他也會變新花樣。

「可以開始了。」聲音出現在她頭頂。

莊恩雅睜開眼睛。「陶笛你等一下可以吹別首嗎？」依照電影劇情，遊戲的後面會有三個寶物集齊的小儀式。

「你可以選我會的歌。」

她沿著花圃尋找，社區地板偶而會有臺階，直排輪得橫著踩才好上下。盧子翔靜靜跟在她旁邊，沒有提示。她隨手撥動杜鵑花，腳底輕輕挪前，成排溜過它們，花瓣軟軟的令她指尖微癢。

「我媽跟我姐在冷戰。」她說。

盧子翔接口。「又因為你姐夫？」

「嗯。」事情爆發後，已經吵兩個禮拜了。莊恩雅低頭查看噴水池的內壁，寶物不在那裡。「就我媽叫我姐離婚，然後她不想離。」

「她還愛他嗎？」

「可能吧。」

傍晚的太陽逐漸昏暝，鑲燈還未亮起，他們滑過落羽松的小巷，輪底因為枕木而格格震動。

盧子翔問：「重點是小孩子怎麼辦？」

「對方在考慮拿掉。牧師說不好。」

盧子翔沉默一會兒。「牧師當然說不好。」

莊恩雅推開陽傘下的涼椅，一顆火紅色圓球滾了出來，她彎腰拾在掌心，沉甸甸的，那是視力保健用來按摩眼周的水晶球。她微笑：

「找到了。」

她倏然起身，迅速滑出巷子，颳出一陣汗水的晚風，社區的夏天很悶熱，因為家家戶戶的冷氣外機都安裝在別墅的夾縫裡。

過小的直排輪使她腳麻，莊恩雅從一年級穿到現在，每次穿出門，就會引來一陣叨唸。然而，她知道不可能再換新鞋，因為媽說長大後她就不會想溜了，再買浪費。

總有一天這雙鞋會被偷偷丟掉。

「我媽說在我之前她拿過一次。」盧子翔繼續說。

「什麼叫做『在你之前』？」

「原本她也要把我拿掉，我爸阻止她了。」

莊恩雅安靜幾秒。「好噁心。」她說。

遠遠地，有一個身材稍胖的矮婦人從噴水池那邊走來。莊恩雅假裝沒看見，低頭去捏非洲鳳仙花的種子，綠色的彈殼在她指尖炸開，隨即蜷曲。

弄得滿手汁液，她說：「牧師昨天來我家。我媽我姐和他聊，越聊我媽越生氣，說牧師根本只站在我姐那邊。」

「牧師也說不要離？」

「廢話。」又一枚種子爆炸。

「孩子不能拿，婚也不能離。」盧子翔說。

「很矛盾吧，所以我媽才生氣啊。」

「那你姐夫怎麼說？」

「他哭著求我姐，拜託她再給他一次機會，所以我姐才會心軟說不要離。」

「那小孩子怎麼辦。」

兩個孩子之間降下沉默。

盧子翔繼續說：「生下來對方一個人養？還是你姐夫要帶回來養？」

「最好有辦法一個人養。」

婦人越走越近了，莊恩雅不再說話。直排輪使她的腳板又痛又僵，她迴身，慢慢從另一頭繞開，盧子翔跟在後面。婦人揚聲叫住了他們。

莊恩雅凝在原地。婦人站在那看著她，又轉頭看旁邊的盧子翔，開口說：「你們，」小小頓了一下，才溫柔試探地問完：「你們，為什麼不和我兒子一起玩了？」

莊恩雅感到陣陣煩躁。

婦人看他們都不說話，補充了一句：「我是廖柏成的媽媽。」

本來就知道是廖柏成的媽媽。他們沉默站在那裡，這個問題好像想不到合理的解答。莊恩雅挪了挪腿，輪子微微滑動，婦人端詳他們，又試探著問：「明天下午，要不要來我們家吃點心？阿姨有買你們最喜歡的火龍果喔。」

莊恩雅禮貌搖頭：「不好意思。」媽媽教她拒絕人要說不好意思。她想不出別的話可以說了。

婦人離開後，天色越來越暗，他們坐在涼椅上，莊恩雅說：「你吹陶笛給我聽，寶物明天再來找。」

他們都有近視眼，對方的影子在彼此眼中糊糊晃晃，好像周身都罩了一層霧那樣。在這種光線中吹陶笛有些詭異，但盧子翔還是吹了

一首〈古老的大鐘〉，然後再吹一首〈風的通道〉。

莊恩雅想聽神隱少女的〈生命之名〉，盧子翔說：「這首升降記號太多了，我還沒練好。」

他們在社區的壁燈亮起之前各自返家。盧子翔回去社區深處磨石子路的別墅裡，莊恩雅則邁上臺階，往社區前部的商店街後門滑去。她在路上咀嚼婦人的話。

你們為什麼不和我兒子一起玩了？

她羞愧於沒有答案。可能是廖柏成太小了，太無聊，太幼稚，也有可能和無聊幼稚沒關係，他們就只是某天沒去按廖柏成家別墅的門鈴，隔天也沒想到要去，後天也沒有。

連續好多天他們都沒想起廖柏成，不是故意要忘記，也不是出於惡意。他們並未密謀串通好，如學校裡勾心鬥角玩排擠遊戲的女生那樣，約定說我們從明天開始不要理廖柏成。所以這件事無解。他們同時就把廖柏成排除在玩耍名單之外了，毫無來由地。一個人的確突然就會不想理另一個人了啊。楊育欣就是這樣對她的。說不定有一天她也會這樣對盧子翔。

2

小小的鋪了木地板的教室，充滿臭襪子味。莊恩雅提早到了，因為媽媽要和牧師談事情。她盤腿坐在地上，年紀較小的孩子在四周尖笑歡跑，廖柏成也在其中。他們沒有理會彼此。

陳阿姨去印主日學講義了。莊恩雅在等盧子翔，也有可能他今天

不來。

楊育欣推門而入，看到她，就走過來坐旁邊，開口說：「早安。」

莊恩雅也說早安。她突然有點生氣自己。因為楊育欣今天跟她說話了，而她竟然有點高興。

楊育欣說：「上禮拜你怎麼沒來？」

因為我媽和我姊在吵架。「因為我媽沒空啊所以。」莊恩雅聳肩。所以你有注意到我沒來。

「是喔，上禮拜滿好玩的。我們開始學方言禱告了。」

她知道這個。媽媽和姊姊都會方言禱告。「會很難學嗎你覺得？」

「還好耶，陳阿姨說我學得滿快的，她說我已經建立自己的一套語言了。」

「我以為方言禱告就是一種語言而已。」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方言啊。」楊育欣又用那種眼神了。「每個人的方言禱告都不一樣啊，那是只屬於你和上帝之間的語言啊。」

「你最好趕快練習喔。上次阿姨說，這禮拜她會帶我們所有人一起去主日崇拜，跟大人一起用方言來禱告。」

莊恩雅吸了一口氣，又吐出來。「那你可以教我嗎？」

楊育欣抬了抬下巴。「應該沒辦法吧，這個要等陳老師吧。但是我可以先跟你解釋，方言禱告是天使的語言。」

莊恩雅朝門口望了望。視線再轉回教室，低年級小孩還在奔跑。

「我們之所以用方言禱告，是因為被聖靈充滿了。你要有足夠的信心，才可以開啟方言禱告。」

她不知道楊育欣是怎麼變成懂這麼多的，她明明比她還晚加入這個教會。莊恩雅和盧子翔從小四就在這裡了，楊育欣是去年才進來的。可能因為楊育欣是妙麗小孩吧，總是認真回答主日學老師的問題，而且還會舉一反三。

剛來的時候楊育欣問：「耶穌是上帝的兒子，你又說世界上只有一個神。那這個神是上帝還是耶穌啊？」阿姨回答：「上帝就是耶穌啊。」楊育欣皺眉頭：「上帝不是叫做耶和華嗎？而且他怎麼可能自己派自己下來，讓聖母瑪麗亞生下他自己？那他是自己的爸爸，也是自己的兒子嗎？」

其實這個問題在莊恩雅心中也很久了，只是她一直不敢問。

阿姨回答說：「我們應該這樣說，世界上只有一個神，但是這個神分成三個部分，在天上的叫耶和華，在地上的叫耶穌，還有一個在心裡，那就是聖靈。耶穌就是耶和華在世間的化身。」

楊育欣看起來對這個答案不是很滿意，還要接著發問，但她猶豫著放下手來，低頭細細思索去了。

就像分別有火焰鳥、急凍鳥和閃電鳥，然後才有洋流底下的洛奇亞。莊恩雅後來是這樣跟盧子翔解釋的。急凍鳥製造冰河，火焰鳥把冰融化變成海洋，閃電鳥在海洋中注入雷電，這才有了生命。

莊恩雅深深吸氣，感到片刻安寧。

洛奇亞，水之偉大守護者，只在末日現身，但無法阻止末日發生。她往門口看，陳阿姨進來了。

「你根本沒在聽我講。」楊育欣嘆氣，朝她看的方向看去。「你到底在找什麼啊？」

「快開始了，盧子翔還沒來。」她稍顯焦躁。

「他今天不會來啊他沒跟你說嗎？」

莊恩雅沉默兩秒，不動聲色。「喔，他有跟我說啊，我只是想說他可能又有空了。」

「哪可能有空，他爸這個禮拜來他家，他們今天要一起去六福村。」

「他跟你說的嗎？」

「禮拜五跟我說的。」

3

她蹲著撥開花圃，昨天沒找完的寶物應該在這裡，但是沒有。今天沒穿直排輪，三點的地板有點燙。她輕觸地板站起，滿身大汗，煩死了。

可能盧子翔先把寶物收回去了也說不定，他知道自己今天不會在家。莊恩雅徒步走著，她還在生氣，沒辦法去按他家門鈴問菲傭。楊育欣和他同班他和她說這個很正常。反正我也讀不起葳格。她試圖說服自己。

但是他和她住同一個社區不來的話講一聲是會死嗎。

等她意識到的時候已經按下門鈴。腳步窸窣，微胖的婦人將門拉開，她們隔著小花園對望，婦人神情有些驚訝。

「恩雅。」柵欄吱呀掀動，邀請的手勢。「歡迎你來玩，要吃火龍果嗎？」

她進了電梯別墅，跟盧子翔家一樣是樓中樓，不同在於盧家整個是木質系裝潢，色調暗，燈光沉黃；而這裡是北歐風，到處都白色的。廖柏成他爸是醫生，國小對面那間眼科就是他開的。

「家裡都還好嗎？」廖媽媽看著她，莊恩雅別開眼睛。她媽媽和牧師吵架的事整個教會都知道。

「還好。」她彆扭說。

「姊姊呢？」

別問了很煩。「我不知道。」莊恩雅說。他們在玄關的陰影裡，換上軟軟的布製室內拖。

「你們都辛苦了。」

廖媽媽帶她到客廳，「坐吧，阿姨好久沒見到妳了。要喝柳橙汁還是氣泡水？檸檬口味的。」

「氣泡水就好。」額頭還因找寶物而發燙，她補一句：「謝謝阿姨。」

房子很安靜，是暑假的下午。剛倒出的氣泡水在玻璃杯中滋滋響動，兩人對坐，廖媽媽又問了一次。「你姊姊還好嗎？」

她逃不過。「我不知道。」

「她兩三個禮拜沒有來團契了。我很擔心她。」

都知道得比我多，幹嘛還來問我。莊恩雅握著杯子的手把。

「她現在住家裡嗎？」

她昨天就回婆家了。

「這件事其實不能怪牧師，他婚前輔導的時候也很用心了。」廖媽媽說。「事情還是發生了。」

「我媽就是覺得牧師輔導得很爛啊。」莊恩雅脫口而出，「婚前輔導失敗然後又不讓人離婚，然後又不讓人拿小孩，所以要怎樣？要讓他們和盧子翔家一樣嗎？」

兩人都頓住了。廖媽媽凝了一口氣，緩緩吐出，她眯起眼來。

「原來你們都知道啊。」廖媽媽輕輕說。

她不自在地挪動屁股。「楊育欣跟我講的，他們是同班同學。」又補一句：「他們全班都知道。」知道他媽媽是小三。

手掌貼住杯緣，泡泡在壁面輕輕爆裂。有什麼東西沉入海底。莊恩雅感到燥熱。

廖媽媽盯著她，她看不懂表情。這種談話最後只能游向同一條海溝。廖媽媽開口，「我們一起禱告好嗎？」

放下杯子，他們雙手交握。廖媽媽手汗黏黏的，莊恩雅閉上眼睛。聲音從海底傳上來，嗡嗡交鳴，她沒有專心聽她在祈禱什麼。轉而思索起寶物的位置，昨天閉著眼睛時盧子翔直排輪在枕木上溜過的節奏，他比她更熟悉這個遊戲，因為他總是得集齊三個寶物才能見一次洛奇亞。光是承認自己知道這件事，就讓她感到背叛而愧疚。

禱告奉主耶穌之名祈求，阿門。

鬆手睜眼。廖媽媽率先從沙發站起。

「柏成在樓下玩，我先去切水果喔，妳可以下去找他。」

她點頭，朝地下室走。整個地下室是廖柏成的遊戲間，有火車軌、樂高、生化戰士，平常他們來，都是盧子翔帶頭玩耍，她配合行動。她喜歡戰鬥彈珠人，但這裡沒有。廖媽媽覺得彈珠太小，怕廖柏成不小心吞下去。

看到她從樓梯口出現時，他整個人都彈了起來。尖細的聲音像小貓，大喊出她的名字。

莊恩雅看著他從房間底部跨過滿地的玩具，衝到自己面前。

他——超——開——心。莊恩雅感受到了。不知道自己原來還有這種能力。他瘦嫩的臉頰蒸起粉紅，仰頭黑眼晶亮，身高已經到她胸口，他們半年多沒見了。

「莊恩雅妳要玩樂高嗎？」廖柏成急牽她手，小心穿越玩具像踩踏著避開水窪，她發現角落多了一些拼圖和機器人。

他將寬大的護目鏡放到她手裡。「要玩潛水遊戲嗎？這個蛙鏡是有度數的。」

她討厭游泳。莊恩雅把它塞回給他，環顧四周。「你這裡有戰鬥陀螺嗎？」最近流行這個，她去盧子翔家都玩這個。

她選了一顆堅甲戰龜，廖柏成則拿了他最喜歡的烈焰飛鳳。他們站在大圓盤的旁邊，用力扯開陀螺發條，軸心鎚擊圓盤的力道咚咚，廖柏成嘴裡發出咻咻呼呼的戰鬥音效。她看著兩枚陀螺——它們相互擦撞，金屬的邊緣叮叮削蝕，碰頭之後各自斜飛到圓盤邊緣，再游回底部相鬥，誰先停止旋轉誰就輸了。

他們玩了七場，廖柏成越玩越興奮因為他幾乎每次都贏。她沒有說話，只是盯著高速飛旋的陀螺，一遍又一遍。陀螺上的每一塊顏色都因此繞進圓心，她會期待從這裡飛出什麼青龍或玄鳳嗎？廖柏成發出快樂的驚叫，實況轉播一樣宣布：「烈焰飛鳳再次取得勝利！」

她感到無聊且啞然。

似乎意識到她心緒不佳，廖柏成抬頭試探著說：「不然妳要再玩

一場嗎？這次我讓妳。」

飛鳳再度和戰龜相鬥。此刻她蹲下來，將另一枚陀螺握到手裡，「再加一顆進去。」她宣布。手上這隻是白色的龍騎士。

廖柏成沒有反對，她將陀螺射進纏鬥的圓盤裡，發條抽出時手指末梢被鋸齒削過，有點痛。龍騎士墜落，將兩枚陀螺猛力撞開，彈擦幾下，戰龜被搖到中軸，歪扭起來，而飛鳳遭擋住去路，與龍騎士撞成一塊。

「無聊。」她沒等陀螺停下，轉身就走。

廖柏成跟在後面。「怎麼了嘛，怎麼了？」一邊回頭去看戰鬥圓盤，陀螺還在對擊。

「你要玩洛奇亞嗎？」她邊走邊問。

「那是什麼？」

「尋寶遊戲。你看過《洛奇亞爆誕》嗎？」

「看過啊。」

「好，我來藏你來找，有三個寶物。」她撿起地上的紅色機關槍。「一個。」灰色貝殼。「兩個。」抬頭環顧，最後選擇藍色的汽車。「三。就這三個，你現在閉上眼睛。」

廖柏成說好。他站在原地閉上眼睛，莊恩雅看著他，矮小細長，髮絲柔軟而淺淡，四周玩具在他身邊聚攏。地下室因冷氣而結凍，她覺得無聊，盧子翔到底把另外兩個寶物藏在哪裡，現在下午幾點了，火龍果到底切好了沒。她邁步轉身，藏寶物時廖柏成一直問好了沒，好了沒，她把機關槍放到桌底，用毯子遮住，再把汽車塞到另一端的抽屜，好了沒？快了。好了沒？她慢悠悠地來回踱步，在某些角落停

一停，假裝自己還在藏東西。好了沒？

「好了。」最後她走回他面前。「可以開始了。」

她發現廖柏成眼睛是睜開的，她皺眉。「喂，你作弊嗎？」她大聲起來。「剛剛說要閉眼睛的啊。」

廖柏成沒說話，他癢嘴，突然就大聲哭了起來。

莊恩雅嚇一跳。「喂。」是她太兇嗎？

他哭得羞憤欲絕，喉嚨嘶啞而難堪。莊恩雅感到莫名其妙。「你到底……」上前一步卻覺腳尖濕潤。

她猛然低頭看，才發現他在藏寶物時沒憋住，將整個地下室尿成一池汪洋。

廖媽媽聞聲而來，見狀尷尬得連連道歉。她著手開始清理，而莊恩雅傻站旁邊，腦門被哭聲弄得陣陣嗡嗡。「恩雅，你的襪子脫掉。」她脫掉襪子。「實在不好意思啊。」沒關係。「你要不要先回家？我帶他上樓換衣服。」她答好。

送她到玄關，廖媽媽側頭對莊恩雅無奈淺笑。「他只是太想跟妳玩了，可能一直憋著。」

好噁心。她逃出別墅時腦中連連打顫。襪子已經丟了，但腳尖的濡濕感揮之不去，好噁心。已經五點半，烈陽嗡嗡罩落，暑氣中她眯起眼睛，好噁心。

踱步到巷子口。抬眼，盧子翔坐在那裡，脖子上掛著他的陶笛。他頭髮剪短了，有點呆。

她走到大樹的翳影之下。

「啊你不是在六福村？」她冷嘲。

4

早上的方言禱告比起接近天堂我覺得更像地獄。她準備這樣對盧子翔說。楊育欣終於理我了，但是我不想理她。練習方言禱告的時候她一直在旁邊吵，說我講得不對不夠有信心，陳阿姨教我的時候，她一直在旁邊盯著我看，很煩，煩死了，她想這樣對盧子翔說。她想逼問，你早上不來為什麼跟她講不跟我講。

她站在他面前低頭看他。

早上的方言禱告，陳阿姨驗收的時候把耳朵湊到她嘴邊，加油恩雅，不要害羞要勇敢，陳阿姨側耳傾聽，想像自己在一個黑暗的房間，她噴出鼻息，楊育欣的視線在她身上灼熱，這裡只有你和上帝，大聲講出你想對主說的話，你看到了什麼，有沒有看到一束光？

「你幹嘛不講話？」她瞪他冷冷說。今天沒有直排輪，天還很亮，顯得他們的臉比昨天更近。

盧子翔掀動睫毛安靜看著她，他拍拍自己的左腿。莊恩雅愣了一下，突然就鬆軟下來，這是讓她坐，四年級之後就沒有這樣過了。她轉身毫不客氣地坐到他腿上，他從後面抱住她，胸口貼著背脊，她感覺到他的陶笛。下巴靠在她肩上。他們沉默坐了一會兒。

「我爸今天沒有來，他又到橘子群島出差了。」他聲音在肩膀嗡嗡。

「所以你沒來教會，跑去剪頭髮。」她總結。

他笑了笑。「妳有找到寶物嗎？昨天剩下兩個。」

「沒有，我以為你收走了。」

「我沒有收走啊，應該還在。」

就是寶物沒找完所以見不到洛奇亞。她腦中冒出這句話。但這是在曲解劇情，寶物和洛奇亞沒什麼關係，它們是用來安撫火焰鳥、閃電鳥和急凍鳥的，洛奇亞愛出現不出現都和世界末日沒關係，這劇情有bug吧——她思索著皺起眉頭，洛奇亞在這部神奇寶貝劇場版裡，到底是出來幹嘛的？

「又去橘子群島。你爸只會編這一套嗎，他是不是只看過《洛奇亞爆誕》沒看過別的。」她衝口而出。

盧子翔噗哧笑起來。她身後是震動的胸膛。

他語氣輕而深。「你最喜歡哪一部？」

「《結晶塔的帝王》，我每次看每次哭。基拉祈那一部也很好看，可是我還是比較喜歡炎帝。」她頓了頓，轉而又問：「那你最喜歡哪一部？」

「《洛奇亞爆誕》。」

她揚眉質疑道：「選選洛奇亞啊？」

「對。」

「好吧。」她決定考他一下。「那你說爆誕是什麼意思？」

他歪頭思索一會兒才說：「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我也不知道啊。」她渾不在意，聳肩：「我以為你會知道。」

她微微扭身側坐，這樣才可以看到盧子翔的臉。

「妳剛剛去廖柏成家玩了？」

「對。」

「阿姨有沒有問妳奇怪的問題？」

「廢話。不然她邀我去她家幹嘛的。八卦。」

他聳肩：「這幾天我媽也一直問我。」

她抿嘴。「他們知道的永遠比我們多，還問個頭。」

陽光開始轉小了，她不再覺得那麼蒸熱。剛剛喝下的氣泡水在胸口嘩啾，她浮出水面。

「我媽說要和我姐斷絕母女關係。」她撥弄著他胸口陶笛的繫繩。

「為什麼？」

「因為她堅持不要離婚。」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那孩子怎麼辦？」

「對方還沒決定。」

他們意識到彼此又墜入昨天對話的死循環。

「要怎麼斷絕？像朋友絕交那樣嗎？」

「我不知道。」她想了想。「反正她很生氣，我姐已經兩天沒回家了。」

這天早上他們到主日崇拜的場合跟大人一起方言禱告，所有人高聲講出只有自己和上帝懂的語言，拉扯嗓子像拉扯翅膀，撫觸胸口啞聲嘶吼，狂日之景，她嘴巴開闔假裝有在祈禱，並仰頭踮腳，四顧尋找媽媽。媽媽站在右前方，離十字架很近，遠遠看過去她的臉充滿虔誠和惱怒，方言在教堂中脹大，她不知道該怎麼辦，媽媽看起來在哭，那是受到聖靈感動的哭嗎，或者她是在怨恨上帝，因為她不知道

該拿孩子怎麼辦，不管是自己的孩子還是對方的那個。

回家的路上，媽媽跟她說，下禮拜開始我們換去別的教會吧。她沒有反對，乖乖地說好。

她應該要跟盧子翔講但她不想講。

黃昏無聲地來了，壁燈還沒亮，夕陽的橘色像水波那樣在別墅四周浮動。他們靠在一起，盧子翔沒有再說起他的神奇寶貝訓練師爸爸。她也不提媽媽。

「以前我們常常這樣。」盧子翔說。

「怎樣？」

他拍拍她的腿。「噢。」她瞭然，又問：「那後來為什麼少了？」

盧子翔遲疑，然後說：「因為聽安親班的吉米說，生小孩就是用這個姿勢。」

講這句話的時候他們面對面，兩雙近視眼在暮色的煥染裡輕眨。莊恩雅又噢了一聲。她應該要恍然跳起罵他噁心，或者翻一個白眼，直接往他肩膀捶下去，但是她沒有。

「我們要不要去把剩下兩個寶物找出來？」她淡淡提議。

他們先後站起，今天沒有直排輪，沿著花圃慢慢走過去，找到寶物然後洛奇亞會張開他的翅膀，飛掠天空，這是一件跟所有劇情都毫無相關的事，因為他在末日出現，但無法阻止末日發生。他們都不曾冀望可以坐在他肩膀上俯瞰橘子群島，但是他們會假裝相信，就像相信上帝那樣。

評審評語 黃麗群

〈洛奇亞爆誕〉有幾個出色之處：簡潔而有風格的文字，呼吸自如的畫面，自然飽滿的對話推進，以及小說中珍貴的「說不出哪裡可疑的可疑感」。這些並不只是各自分散的技術亮點，而是在有力的駕馭下以流行文化與信仰的細小絲線組織出一張地圖，指向童年以上青春未滿的縫隙，這篇作品最迷人的地方也正在此，它不去裝童真，也不去裝老成，也不去找什麼道理，只是去記得那些「你甚至都忘記了自己還記得」的徐徐有風的下午，並且準確地將那段人一生之中最滑溜難捉一吹就散的閃現時空抓在手心，再打開來讓你看見。





蔡幸秀



簡歷

1997年生，成功大學建築系畢業，在工程界中當顆小螺絲釘。努力學習寫小說，好像看到一點成果了。

感言

這篇文章雛型誕生在一年以前，中途不斷修改，好險最後沒有放棄她。很開心能夠得到這個獎項。當年高中的圖書館因為工程搬遷到地下室，我常常去，光從高窗落下來，有種安穩的地穴感，去到圖書館的管理員認得我，畢業前夕，他拿給我看新北市文學獎的海報，問我要不要參加，雖然忘記自己那時候到底有沒有投，但我一直印象深刻那個瞬間。



瘀青



從脖頸一路沿著平緩的乳房，再到大腿相間，水沿著髮絲流下。流過膝蓋的時候，她看見從膝蓋彎進腿窩處，生出大片瘀青。她以手觸摸，輕壓後，感受從膝蓋擴散，燎原一樣生長。

她和海答應明日要去當畫室模特兒，瘀青會讓此事顯得尷尬。她邊想，邊洗淨身體。

手掌滿是泡沫，她反覆以手擦拭自己的身體，包含昨日才剛除去毛髮而光裸的腋下。將手從腰繞到後背，沿著脊椎一節一節擦拭。彷彿在身上繪製畫作一樣，手指沿著鎖骨，胸前，肋骨滑過。指甲刮去，留下紅印。她需要讓自己在臺上時，看起來潔淨清白。

她害怕去畫室的時候，老師會走過來問，這片瘀青是怎麼回事？妳還好嗎？被關心讓她感覺很不自在。在認識海之前，她不太在意皮膚上的雀斑，任日光流連在臉頰上。後來總是躲，躲到陰影裡，期待不被找到，期待陰涼又闕暗之處。她遠離日光，為了身體均勻乾淨的色澤，也為避免各式黑斑如水蛭爬上身體，他們總是難以剝除。

瘀青不知何時蔓延，她忘記微血管如何一路破裂。

她將臉湊上鏡子，熱氣碰到冰冷的鏡子，除了一片白，什麼也看不到。

在海邀請她，問她願不願意來當模特兒的時候，海跟她說道，妳的優點是，身體很乾淨。她不明白那是什麼意思。她猜想，也許是因

為如白紙一樣什麼也沒有。細毛非常軟又少，海邊說，邊摸過她的眉毛。她看到浴室裡的白光照得她面容蠟黃。那罐粉底液快用完了。她想。又想起膝蓋的傷，瘀青像在紙上暈開的顏料，帶著深沉的黑色和黃色。

印象派畫家馬內的弟媳莫里索有一張圖〈沐浴〉，畫裡的女人將自己的髮挽起，她學著那樣做。她會知道莫里索，是因為海很喜歡。海習慣叫名字，貝絲，好像她跟這位印象派畫家很熟一樣。

去年她初次見到海。

沿著公車路線，來到傍山的畫室，靠窗的位置有夕陽灑下。她習慣坐同個位置，不會有人跟她搶。光很刺眼，會曬走繪畫的色澤，離開光照，將畫好的畫放到教室中間的地方看，會發現和原先想的畫面有所落差。

在日光戶外下做畫的印象派，最後畫作依舊放在常溫調濕控制得當的美術館。美術館裡，人們穿著體面，燈光被謹慎的設計，人們端詳畫作裡的自然光縫縈於莫內的茅草堆、睡蓮、海與夕陽與帆船之間。人們感受一切美好，人們紛沓而至又離開。莫里索除了風景，還畫了非常多女人，室內或者室外。到了幾乎只畫女人的地步。

依照往日習慣，她將畫架的腿拉開，讓畫架捧著畫板，將白色素描紙以紙膠帶貼在其上，與平時鉛筆素描所採用的光滑紙張不同，今次為了以炭筆快速繪製陰影，而採用較為粗糙的紙張，她摸過，明確感受到肌理的差異。

坐在畫紙前，越過畫架，她看著海。海看起來年長她幾歲，翹著二郎腿坐在玻璃門進來轉角的沙發上等待。海的耳朵穿滿了洞，但只

帶著一個耳環。海盯著手機，快速地敲打螢幕鍵盤。髮隨興地束成馬尾，落下幾縷髮絲在耳畔。

她看著海。直到畫室的老師進來，跟她打招呼。她略顯侷促，慌張又重新注視白紙。老師問她：「怎麼今天這麼早到？」

「學校的課比較早結束。」她說。

「妳可以先練習，紙可以再拿。」老師說。將手放在她的肩上，似乎撥過肩帶，像是筆擦過紙，手撫過顏料。

畫到一半，她假裝要去上廁所，經過海，海正好放下手機，用手撥開頭髮。她聞到頭髮傳來乾淨的香氣。香氣讓她感覺像藍色一樣，像是沙灘上，會聞到的清爽夏天，天空混合著大海的味道。海似乎注意到她，但她裝作沒有察覺。她打開廁所門，脫下內褲，尿出了淅瀝的水。

洗手的時候，她注意到白色的陶瓷水槽被染上了淡淡的藍色。老師說，水彩洗筆應該要用外面的鐵製水槽，避免阻塞。有人沒聽老師的話，偷偷在廁所裡洗筆。走出廁所，又回到她的座位。海看著她，然後走來，坐到了她旁邊的椅凳上。海問她，「妳怎麼這麼早到啊？我看其他人都還沒來。」

「課比較早結束。」她又再說了一次。

「妳知道今天要畫什麼嗎？」

「知道。」

海笑了起來，似乎是笑她太過緊張。

海伸出手臂到她的面前，要她看。她看到刺青，刺出了百合，百合花瓣裡有雌蕊和雄蕊。她有點想摸，但是又不知如何是好。

「這我上個月剛刺的。」

「會很痛嗎？」

比我想的不痛，應該是因為我肉多，剛刺完的時候，皮膚很紅，但後來就慢慢退去了，海說。

海和她抱怨了些她現在念大學的困擾，包含男朋友或女朋友的話題，即將畢業，缺錢和學貸之類，她點頭聆聽又附和。同學們紛紛進來，海跟她說自己要去準備了。海走到廁所，出來時，披著一身白布坐回原先的位置。非常端莊，挺直了背。

老師走到海旁邊，在海的耳畔窸窣幾句，海睜著眼睛點點頭。在看著老師和海講話的時候，她瞄到老師的手，指甲有暗沉的顏料垢。也許是結成塊狀的藍，或者，原先更亮，是暖黃或夕陽黃。老師的手放在海肩膀上的白布，她看到老師捏緊，指節隱約浮出了青筋。白布因為老師的施力，而出現淡淡的皺褶。

海起身，布和皺褶跟著晃動。

海走到畫架群與同學們所圍出的中央，坐在木箱上，將左腿伸直，右手抱著右腿下垂，海扭轉自己的背脊，向著窗外看去，還剩下一點夕陽，夕陽照著她鼻尖亮亮的。老師點開中間的燈，將窗簾給拉上。她看到日光從海的臉由右至左慢慢褪去，像是剝落一層皮。她不能很清楚的看見海的乳房。老師指示海要更左邊一點，或是肢體要更延展，海做得非常自然，彷彿她依照的是自己的心願，而非指令。

隨著動作調整，她看到了海下體的體毛，茂盛又溫馴。她看到海的兩條大腿微微分開，像是支流岔開了河。老師沒有特別指示海的神情，但是海似乎知道該以怎樣的面容出現，宛如帶有情感的雕塑。她

好奇海在想什麼，也許什麼都不想。或者，想著男朋友、女朋友、學貸和期末考。

姿勢調整後，她看著海的乳房，想到斷臂維納斯。她對女體陌生，就像她對自己身體內部陌生一樣。

她手握著炭筆，將筆尖放到紙上，她感受到筆摩擦紙的麻癢，穿過她的手臂。要畫海的身體，需要先抓好肩線和骨盆線的位置，那是兩條在三維空間上旋轉的軸，身體具備方向性。她觀察海呼吸的身體起伏。注意到海的腳踝上有塊腫胞，也許是被蚊子叮了腳踝，腫胞的紅像是紅色水彩顏料暈染了紙。她將腫胞也畫了進去，但只有炭色的黑，她以指腹抹過，暈開。

透視這件事情發生在立方體或球體時，很好理解。但是，人體凹凸不平卻又光滑自然，偶有缺陷和傷痕，有時似乎需要錯誤理解，才能更加真實。

炭筆的筆觸落在紙上，漸漸變得僵硬，難以成柔軟的線。血液彷彿一路從指尖結痂至肩頭。老師繞到她這裡時，跟她說，沒關係，妳就放鬆的畫吧。老師這次沒有把手放到她的肩上，手背在後頭。

她無邊無際的畫，放棄刻出細節，她偷瞄到隔壁同學紙上的海，角度的不同，她從畫裡看到了海的手肘。那是從她的角度所看不見的身體部分。紙上的海，已經有了陰影，那位同學沒有將刺青給畫進去，好像百合花並不存在。她想到刺青也算是傷口，和腫胞是同一件事情。

因為畫得太差了，她打算遮掩自己的畫，不讓任何人看到。但她也捨不得毀去畫裡的海。炭芯軟，很容易拂過就暈黑了整張紙，她會

等到最後，蹲在畫室角落，以完稿噴膠向著地上的紙張噴，動作必須快速，趕快收進畫袋裡，再也不見。

畫裡的海，漸漸像其他人，比如她自己。她不畫了。站起來看其他角度的海。起身的時候，她瞥見到海的視線跟著她，但又轉回去。

她忘記那天如何在夜晚之前結束，老師又是如何送走同學們。海從廁所裡出來，穿回原本的上衣和牛仔褲，老師站在一旁和海聊天，手上拿著畫筆，和海有說有笑。

她瞥眼見到海攤開手掌給老師看，老師將筆放在海的手掌上來回摩擦，海笑了出來。很癢，海說。下次可以試試看在身體上作畫，妳很適合，她隱約聽見老師對著海說。

她發現周圍已經沒有其他同學，只有她還在收拾。

海看到她，走了過來，拿出手機，滑了一下後，給了她社群帳號。

那之後，海經常跟她聊天。海很會開話題，海稱讚她腦袋好，總是會不斷跟她講心事。儘管海比她年長兩、三歲，她有時候會覺得自己比較像姐姐。

海後來只再來了一次畫室，腳踝的腫胞成為痂。海說，當模特兒當夠了，體驗夠了，零用錢也拿到了。她問，體驗？海說，對啊，體驗。體驗看看，在很多人前裸體是什麼感覺，感受被人瞻仰又崇拜，是什麼感覺。她想多問那是什麼意思，但又不知從何問起。海當模特兒的錢，後來成為了名牌的皮夾。

海畢業後，去了服飾店上班，偶爾會將過季商品便宜放到社群網站分享給朋友，她跟海買過幾次。海甚至會替她挑選。跟她說，妳適

合這個，我幫妳特別保留。海拍給她的是一件白色洋裝。比起自己，她更好奇穿在海身上是什麼感覺，海似乎很少穿裙子。她去造訪海的服飾店的時候，試穿了那件白色洋裝。她試圖要拉後背的拉鍊，但突然轉念。

她隔著布廉問，「海姊，可以幫我拉個拉鍊嗎？」

海馬上說好，她感覺得到鑲嵌水鑽，閃著光亮的海的指甲擦過她的背脊。感覺像白色色鉛筆擦過白紙。

「謝謝。」

「妳的背好白，」海說，「很白，好像比妳的臉還要白。」

她說自己沒有注意過。她沒有想過海會留意她的身體。

粉底液的色號，也是海給的意見。她拿到學校的獎學金後，海拉著她逛百貨公司的一樓。鏡子，玻璃，白色大理石，一切非常潔淨。海說，用這個吧。海在專櫃前停下來，比著包裝精緻的粉底液說。她問，海姊也用這個嗎？海回她，我的顏色比妳再深一點。海伸出手，比在她的手旁邊。海將試用品擦在她的手背上，抹開，顏色滲入肌膚。她比較自己的左右手，抹擦上粉底液的左手背，比右手背完美潔白。

她只在需要的時候化妝。像是在畫布繪圖一樣，她在臉上塗抹，擦上綴滿亮粉的鮮紅色眼影在眼皮上，她需要先閉起一隻眼睛，然後以指腹或眼影刷，將帶著亮粉的淡色從眼頭到眼尾抹過去。

她很久沒在畫室裡看過海，那天，她化了妝。

一開始，是老師問她要不要。她婉拒了，後來海又問她，她答應了。老師說，我就知道要請海來問，妳才會答應。她點點頭說，老師

問的話，我比較不好意思。老師說，有什麼好不好意思的，以前在大學一周有好幾堂素描課，看到都不想看了。她笑了。

最近在畫室，她開始畫起了自己。她拿著母親用手機隨意拍的照片進行繪製，照片裡的她穿著海給的裙子，面容和鏡子裡的她，看起來就是不太相同。畫裡的她，則更不一致，怎麼樣都不太像自己，老師會走過來，在紙上隨意地幫忙幾撇。

她跟老師討論之後幾天來畫室擔當裸體模特兒的事情。老師交代了一些事項，包含錢和準備時間，老師希望她一早抵達。她點點頭，就坐回畫架前。將畫筆泡入松節油中清洗。

畫室裡只有寥寥幾人，老師和海坐在畫室裡的一角，聊得很開心，她坐在旁邊聽，邊畫。他們談論即將到來的夏天，之後的旅行，隧道另一頭新開的咖啡廳，串流上即將下架的電影。

「是這周末對嗎？妳要來當模特兒。」

「對。」

海向她示範姿勢。海坐在椅上延展身體。她想起去年所看到的海的裸體，她難以忘記。

「已經是去年了，我快忘記那是什麼感覺。」

「怎麼會呢？晚上我們也能來畫。」她聽見老師說。

「只給你畫嗎？」她聽見海笑得很大聲說。

「當然。」她聽見老師帶著笑意的聲音。

有同學在廁所喊叫著水槽溢水，老師離開海的身旁前，碎念了幾句：「一定是顏料堵住，就說不能在廁所裡洗筆了。」她想像水管裡滿是顏料垢淤積，所有色彩全都黯淡成黑，和灰塵及髒污糾纏。

她依舊沒能完成那份自畫像，光是調色就花了些時間，白色洋裝的皺褶上頭流瀉著七彩顏色，隱藏在白色布料之中翻動。每一次抬頭看向照片，都覺得和低頭在調色盤上調出來的有所差異。

晚上她離開畫室，只剩下海和老師兩人。她想要趕快離開，但又很不願走。她慢慢地收拾，說再見之後，到對街看著畫室亮出的黃光，試圖從窗簾的陰影看出些什麼，比如海脫下今日穿的白色絲質無袖上衣與淺色牛仔褲，只給老師看她的裸身，老師能夠精準的在白紙上雕刻出海的身體，甚至畫上海的身體。

但是，她沒有看到海和老師做什麼，黃光只是亮著，窗簾映照不出任何陰影。她轉身，踉蹌，先是膝蓋撞到油畫箱，接著又被絆倒，跌撞到地上。

疼痛快速擴散。畫具散落在地，畫筆滾了滾後停在柏油路肩上。她趴著，讓疼痛離開，一邊覺得十分羞恥，所幸接近深夜，四下無人無車。她緩慢的站了起來，搖晃著，擦了擦膝蓋，揮掉粉塵。憑著路燈微弱的光源，她忍著疼痛，將畫筆一一拾起，重新又放入油畫箱內。

她看著腿和膝蓋上的瘀青，又抬頭看向鏡中的自己。她以浴巾將自己的身體擦乾，套上內褲和睡衣後，離開浴室。

她將頭髮吹乾，膝蓋擦乾，彎好腿，坐在梳妝椅上。她抬起粉底液，按壓後，接近她膚色的濃稠顏料溢出，也許是快用完了，有點少。她以食指和中指並用，塗抹在膝蓋和腿部內側上，一小塊烏黑和紫和青綠漸漸變淡。好像疼痛也消失一樣。但是不夠，她試圖再按壓，只噴出了些膚色的絲。她旋開噴頭，試圖倒出來，她用力甩，太

大力了，結果整罐摔在地上，發出聲響，沿著木地板紋路，僅剩的粉底液散開。

她趕忙著擦，試圖拾起，但什麼也沒有。也許用棉花棒可以挖出來，但量遠遠不足遮蓋那大片的烏青色。粉底液沒了。她不知道僅剩這幾天，瘀青會不會好。瘀青似乎愈來愈大片，也許皮膚下，血管還正在破裂。

深夜裡，輾轉難以入睡。她想到即將抵達的明日，就萬分不安。她還沒準備好被看，像是還沒烤好，就匆匆上架的麵包。內裡都是生的麵團。而此時，卻又多了一片髒污。

她夢見自己的子宮膨脹，變得愈來愈大，擠開她身體裡的臟器，她從口中先是嘔出喉嚨，食道，然後是胃，接著是腸，腸子一條條拉出來，她感覺自己像手套或絲襪在翻面，無意識在尋找終端，折返的點。她在床上醒來，還未天明，而只是凌晨，窗外遠方有著鳥鳴，日光朦朧。

油畫箱。在微煦日光裡，她想到了方法。她想到展間裡的雕塑品，老師所參與的身體彩繪，又想到老師的筆擦過海的手掌心。她下床，走到房外。她走入窄小公寓裡的餐廳，點燈，離臥室房門只有幾米。將隨意擺置在地上的油畫箱打開，箱內仍然保持著散亂。她端詳顏料和調色盤。她希望自己的身體真的像海說的一樣。

拿起調色盤，盤面有著凝結的顏料，七彩的白表面硬成痂。她摸，用指甲摳。薄薄的硬皮碎裂出縫，油畫顏料溢出。她抽出畫筆，旋開油，倒入洗筆壺，嗆鼻的松脂蒸餾味道散開。她坐在地上，彎起腿，她看到擴散的瘀青，又生長開了，綻出更多青紫色。瘀青轉入腿

部內側。她呼吸，感受到胸腔的膨脹。她開始調顏料。要接近自己的膚色，先是一點米白，然後混入一滴灰，接著是青藍色，配上玫瑰紅和暖橘。她以畫筆搔癢著調色盤。

她將畫筆筆尖碰觸到自己的膝蓋。當顏料悄悄流過她的身體時，她發現這顏色和自己的身體相差過多。看起來會很像結了硬塊。她沾了調色盤上的白色試圖再調整色澤，直接抹到膝蓋上。但還是有點落差，細看的話，膚色並不均勻。她試圖起身調整，結果腿上的顏料沾到了睡褲。

索性脫下，將薄睡褲丟置到一旁。如果她能畫得好，能夠把這一切掩去，待會日出出現，她就能收拾，直接到畫室。沒有人會發現異狀，她的身體會很完美，像她看到海那天一樣。

她再度開始調顏色，需要更接近，現在還不夠像。需要青紫色，除了覆蓋，還要假裝裡面有血。她將藍色混入了點灰，又沾了一點點紅，然後，黃綠色，最後需要很大片的白。她刷開，必須要讓顏料和身體沒有界線，甚至得要畫出實際陰影。要假裝光存在。

顏色必須不斷延伸，她將顏料覆蓋在瘀青上的時候，因為施力，感受到疼痛，還有些冰涼感。她一遍遍的感受到因畫筆來回，而彷彿縫補的搔癢。她想到海也笑出來了，她想笑，但感覺不太對。

她脫下衣服，沒穿著內衣。她想著，我只是想看腿的膚色和腹部的有什麼差異。接著，她脫下內褲，全身的衣服都離開了她。

然後，她用畫筆滑過自己的乳房下緣，稍微深了點的顏色跟著筆尖走，使得那像是陰影。她身體的起伏，像平緩的丘陵，麻癢像草，一片一片絨絨地生長，臟器萎縮，身體乾癟。她沒有像海那樣優美的

曲線，好像生來就能夠擁抱他人。

她懷疑自己乳房能夠哺育人類幼體。即使如此，也有著乳腺。她沾了點白，試圖均勻色澤。她想像著位置，沿著那條腺體劃開，顏料經過，出現了比身體更淡的畫線，由於光照，有些線條似乎融進身體內。

她以左手抹開肚腹上紅色的斑斕。她揣想著，海示範給她的姿勢，她端坐在地上，開始延展自己的左腿。她想到海也曾經示範給她看，怎麼使用月亮杯，在窄小的服飾店，陰暗的倉庫內，新進的衣服被塑膠包好放在層架中，只有一盞白熾燈，照出房裡的塵埃。海捏住月亮杯，蹲姿作勢解釋該如何將此物放入身體的內側。通過陰道，放進去，海邊說邊笑，邊搖著屁股。

延展左腿的時候，她施了點力氣，血液在肌膚之下擴散，緩緩流動。破裂的傷口也許持續破裂。薄薄的顏料則傾覆在肌膚上，能隱隱的看到大片烏青。她不再在意傷口如何來的，讓它消失比較重要。

調來的顏色已經接近她身體的色澤了。她願意塗得更多，為了讓顏料與身體的接縫消失，為了讓瘀青徹底不見於他人目光。她一路畫到了腳踝，又往上抹到了腿根。以一種漸弱的方式，試圖消彌顏色的差異。她想到有次，和海在河濱公園騎腳踏車的時候（似乎還有畫室的其他人，也許有老師，但是她忘了），她很快樂。她快樂風吹過河，吹過淡淡的草綠，汽車川流而過橋的噪音像金黃色，低沉的震盪是青黑色，陰天，即將下雨的灰，海綻開的笑容如紅，遠方大屯山群深處的岩漿滾燙，流過地底最深處，一切自然快樂。像是一幅圖，她看得見那個畫面。她不會在畫面裡，她不需要。

溫暖的血汨汨流出。就像劃開了傷口，明明是自己的身體，卻無法控制傷口冒血。

她慌忙地起身，裸著身體，身上綴著顏料，去找衛生紙。當她抹去經血的時候，混入了腿根的顏料，顏料和血味混在一起的味道，令她作嘔。她擦去地上的血跡和顏料，衝去浴室，將衛生紙給丟到垃圾桶裡。來不及關門，她沒有想的太多，拿起蓮蓬頭，就打算沖淨自己的下體。膝蓋與腿部內側瘀青上的顏料，被水潑到，畫作變得殘破不堪。

關掉水龍頭的時候，她聽到門邊傳來的聲響。怎麼這麼吵？是母親的聲音。母親看著她的裸身，顏料和血流過的身體。她衝去關門，喊著，我月經來了。她喘氣，接著說，很快就處裡完了。她將自己的身體擦乾，但總是擦到遮掩的膚色。瘀青變得斑駁，像感覺沒中獎，就沒刮乾淨的刮刮樂。當她走出浴室的時候，母親已回房。好像剛剛瞥見到她裸體的人，只是母親的幽魂。

她將月亮杯折好，蹲著放入身體裡。她離開浴室，重新回到方才作畫的地方，再次面對她的畫布，就像面對每周在畫室，都只畫了一點點的自畫像。她很願意花時間細緻的雕刻，一點點靠近。

摸著瘀青，以及其上有些乾涸的顏料。她不確定還來不來得及繼續塗，但她有點不在意了，因為血流經她，流經所有。血會每個月抵達流出身體，躲又躲不著，日光一樣拂過鼻尖，黑色激素會浮出，身上會有毛有色澤有皺紋流過，一切茂盛生長。她摸著就心生一股憐愛，撫摸癢痛的傷口，有時候十分舒服，並非全然不好的事情。

套上白色洋裝，海替她挑的那件。然後，她離開家門。一早，陽

光冷淡，她等公車去畫室，和周間去作畫的她不同，她不需攜帶什麼，只要帶著自己還有她的瘀青。不用再看了，那不是被看的人需要做的事情。

端坐在木箱上，她看向前方。想著老師指甲裡或水槽水管裡的顏料垢，想著海的胸部和自己的背，想著浪潮或瘀青。老師也好，海也好，沒有任何人問她膝蓋和大腿上斑駁的瘀青。她發現他們只能看，什麼也說不出口。窗外的光流過她，她覺得曬在溫暖之下很舒服。老師要海拉上窗簾，海過去拉上了。她看著海的動作，海的背好像也看著她。

光拂過她，像剝去一層皮，斑駁的瘀青和顏料，在畫室裡的日光燈下照起來像畫一樣。海經過她，在眾目睽睽的畫群裡，手輕揉過她的脖頸。

「好漂亮呀，像畫一樣。」她聽見海的低語。她知道海指的是那片瘀青。

視線往前。她瞄向一旁白牆上的一抹藍點。一直到結束之前，她都會注視著這個點，不會有任何人發現。

評審評語 鍾文音

以在畫室當模特兒為人物主體，逐步渲染出徘徊感情世界的女身辯證，細節細膩，情感時而爆裂時而埋藏，她與海之間，海與畫室老師之間，三角之間的曖昧與迷離，使小說以氛圍取勝。小說將身體油畫與臉部化妝也做了細部的互文對寫，套出瘀青與刺青、被畫與作畫的祕密黑盒子，在姿態與油彩之間，蔓延的是慾望的流動。





2024 年第 14 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短篇小說組 | 決賽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2024 年 9 月 15 日（日）下午 2:00

會議地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會議主席：鍾文音（由評審委員互推）

評審委員：石曉楓、黃麗群、鍾文音（依姓氏筆畫排序）

紀錄：陳禹翔

本次新北市文學獎短篇小說組共收到 334 件作品，共 29 件作品進入決賽，綜合石曉楓、鍾文音、黃麗群三位決賽評審委員意見，共計 19 篇進入決賽會議討論。

短篇小說決賽入圍作品					
編號	名稱	評審投票			總得票數
		石曉楓	鍾文音	黃麗群	
021	阿健			●	1
061	折返點			●	1
067	五十單夏日一週		●		1
083	臺灣迷雁	●			1
125	洛奇亞爆誕			●	1
140	夜間巡航	●	●	●	3
145	瘀青	●	●		2
159	幻燈片		●		1

短篇小說決賽入圍作品					
編號	名稱	評審投票			總得票數
		石曉楓	鍾文音	黃麗群	
188	縫	●	●		2
210	象形	●			1
224	烤卷	●			1
239	窄門		●	●	2
241	可樂苦瓜			●	1
254	放水燈			●	1
278	偷情前夕日常	●			1
279	送行			●	1
296	三道夢中的九重葛		●		1
315	車關		●	●	2
322	從來沒人認真聽	●			1

總入圍件數：19

經討論，決定共同推舉鍾文音老師為評審主持。

整體評分標準及今年度稿件狀況

石曉楓委員（以下簡稱「石」）：收到稿件時嚇了一跳，覺得決賽作品怎麼還這麼多！但往好處想就是佳作也比較多。我後來發現這二十九件題材的創作手法都不一樣，其實很難做比較。整體而言這次的評選是愉快的閱讀經驗，我會先淘汰的作品，一種是唯恐讀者看不懂，常常藉由角色講述想說的主題，寫得非常直白的。另一種類型是，有些表現寫實日常的題材固然很好，但

如果和自身經驗貼合得太緊密，會讓我懷疑這是小說還是散文？其實每種題材、寫法，我都會用全新的角度去欣賞，也許它過於晦澀，但我也會去試著了解。可惜的是有些小說文字技巧很好，寫到最後卻還是讓我弄不清楚它真正想表達的是什麼。如果連作者自己都不明白，那他的創作可能就無法有更進一步的提昇。

鍾文音委員（以下簡稱「鍾」）：這幾年我評文學獎看到一個特性叫職人寫作，這次在新北市文學獎也看見特別多的這類寫作，人物設定比較清楚有特定的職人，比如外送員、做工者、畫室模特兒、檔案室管理員等等，但人物的性別也比較不清晰，或者是跨男女性別。有些作品中的情節擁擠太多支線，經常出現斷點，導致語意不清，讓我們不明白到底要表達什麼？或情節走到別的地點，情緒岔出去。

而另外有些人也寫出了生命的卑微與存在處境，可能是作者比較年輕故貼近自己的生命經驗寫作，寫成長小說以及無用世代想掙脫的生存景況仍是他們的主體書寫，有其非常踩在現實的當代性。

黃麗群委員（以下簡稱「黃」）：過去兩三年評文學獎的經驗中，特別明顯的傾向是評審之間的共識越來越低，這意味著整體水準陸續提升。如果是十年前看稿子，會發現共識大概集中在三、五篇，代表只有少數篇章明確掌握小說的技術和氣質。但這兩年幾乎沒有共識重疊的作品，因此既然參賽者整體技術都在提升，我

選稿時的考量就會是這樣：有的小說有一套很好的行頭，有的小說行頭不很出彩但天生有戲，作品兩者兼具的話就會跳出來，非要二選一的話我會選擇有戲的。因為現在大家都「太懂了」，不要那麼懂可能會好一點。

經評審針對一票作品再次篩選，討論各篇題材掌握、技術處理、文字特質後，由原圈選評審外加一人以上覆議之作品進入逐篇細評。

最終決議放棄以下作品：〈阿健〉、〈折返點〉、〈五十單夏日一週〉、〈臺灣迷雁〉、〈幻燈片〉、〈象形〉、〈烤卷〉、〈可樂苦瓜〉、〈偷情前夕日常〉、〈送行〉、〈三道夢中的九重葛〉、〈從來沒人認真聽〉。

並由〈洛奇亞爆誕〉、〈放水燈〉與其他二、三票作品進入逐篇討論。

作品討論

N125 〈洛奇亞爆誕〉

黃：這篇是我不熟悉的題材。我喜歡的理由是他滿成功地用大量的對話建築出那個孩童以上、青少年未滿的人生夾縫。他對很多事情似懂非懂，卻偶然間看清世界的一瞬間，這種孩童般的氣質寫得很好。我只是在想「洛奇亞爆誕」作為故事核心的關鍵程度，如果他單純講孩子和他的家庭，並帶到對宗教的思考，這故事其實也成立。不過作者確實很會寫，很能掌握對話的調性。

鍾：我也滿喜歡這篇文章的調性，小孩子和家庭、宗教的氛圍很能經營，寫法觀點也都深意。只是寫的那個遊戲世界離我比較遙遠，但非常貼合當代。

石：我附議，這個作者滿會寫的。另外我喜歡裡頭除了寫到對宗教、神、大人世界的質疑與諷刺，也寫到小孩子對愛跟性的概念，以及從他們眼中看見成人世界的偽善和孩童彼此之間的背叛。

N145〈瘀青〉

石：這篇的素材和意念被安排在小小的畫室空間裡，畫室裡有曖昧的情慾、有看和被看的關係、身體和傷口的關係、老師對「我」和「海」之間的關係。他靈活運用了很多意象，來經營慾望曖昧的流動。收尾在海讚美他的瘀青很漂亮，瘀青是疼痛，是傷害，是羞恥，但稱讚漂亮則也是一種情慾的表徵。我覺得很完整。

黃：我也覺得寫得很不錯，只是說這樣一種頻繁開發的素材，在語言風格或內在洞見上需要多走一點點，一點點新的邏輯就可以突出。這篇的弱點是它熟練優美地重複了已經被許多前人表述過的情緒與觀察。

鍾：他營造意象的連動是很緊密的，例如身體部位與他跟海的關係等等。我選的原因是他提到和海的關係、和老師的關係，寫出了他們彼此關係的曖昧性。此外，我覺得有點可惜，他不是太能深入繪畫的世界，尤其沒寫出具象的畫室種種關於空間的色澤、油料色號和氣味等等，還有我很疑惑用粉底化妝來比喻他畫油畫這件事，其實化妝和繪畫還是不太一樣的。簡而言之，他表象的描述

很準確，但內裡的細節仍然可以再多些。另一個比較奇怪的地方則是提到他當模特兒「優點是身體很乾淨」，但其實模特兒的身體不用很乾淨，反而當模特兒的身體有戲劇性甚至是皺紋、老態更好，畫室需要的模特兒是很多樣的。

N188〈縫〉

鍾：〈縫〉有個很奇特的設計，短篇小說常會用一個意象去服務所有的情節，而這篇用檔案的騎縫去象徵與連結，抓住這個點，試圖逐步尋找檔案是什麼。這是個很有創意的寫法與結構，因為騎縫黏住，代表永遠都不能讀到，就像所有的記憶最後都不可能真正被記得，因為記憶無法再現。

他抓到三個重要的探討深意：母親的記憶、檔案裡的記憶、相機裡的物質記憶。另一個有意思的點是，所有的檔案只要被打開一次就會損害一次，也隱喻了記憶只要多回想一次，就可能減損它本身的真實性。

黃：他找到一個相對刁鑽的切點來重述白色恐怖這件事，舉重若輕。

石：他用黑洞的時空扭曲去做歷史的隱喻。用黑洞去暗指被扭曲、脆化的碎裂歷史，母親的記憶也是歷史的隱喻。某些段落用很多魔幻寫實的技法去寫：雨水充滿全身縫隙、紙頁在天空翻飛等等，是很有力量的書寫，現在和過去時空的交錯敘述也寫得很好。這篇是自成完整體系的小說，這樣的題材從技術層面來講是很有挑戰性的。

N239 〈窄門〉

黃：我覺得這也是一篇舉重若輕的作品。他迂迴地用一個政治人物在原住民社群 long stay 的情境，來說明一種「被步步逼退」的困局。非常黑色幽默，非常諷刺，那種逼退還包括內在與自我的被削減，文章中微妙複雜的情緒控制和掌握很有意思，語言樸素，但一句廢話都沒有。我覺得這個作者是以情感啟動這個議題才能有這種精確的彳亍與周折，而不是先去找一個議題，然後才創造情感去服務他的「主義」。男主角的私人與家空間被權力進駐的挫折感，非常細緻。

鍾：他的寫實性很強，完全踩在土地上。確實就設計性而言，這篇是比較合理的。比較突出的點是，我們一般想到這個主題，都會以當地族群的角度去寫，但他用高位者 long stay 角度來談他們的部落處境，就短篇小說的容器去承載這些細節，展現高度敘述技巧與情節都很讓人玩味，處處充滿反思。

石：你們覺得寫得很好的地方，剛好是我覺得刻意的地方，當然這篇的技巧是無懈可擊的，每個點都有對到。還有就是文章裡面有些心態，讓我有種微微的不適感，包含一些大男人心理反應、家長權威地位被挑戰的橋段。

N315 〈車關〉

鍾：這篇的設計感更強烈。只是可惜把神像交換認為就此能交換人生的觀點似乎有點過於單薄。我覺得這很可惜，不然這小說讀來很有在地性，且為了讓主角解車厄而加了很多情節，最後小說變得

有點推理。

作者有掌握到小說人物「一定要把神帶回家」的通篇堅持，我會選這篇是因為小說人物很有情感的投射——三重有最多的雲林宗祠。把地景扣得那麼緊，使三重作為南北交會的聚集處，可惜作者遺漏了很多關於對三重的書寫。反而為了服務情節車關的設計，而放掉了對地理的細節描寫。

黃：我喜歡這個故事千里迢迢把神像送回家的情節設計，想法很有意思，但敘事有點凌亂。他有個明亮的想法，但在執行上不夠到位，敘事魅力弱一點。

石：主角他們小時候要到臺北時，滿懷鴻圖大展的憧憬卻不料途中遭遇車禍，好像這個車禍毀滅了家的希望，整篇都緊扣這個東西在寫，寫為什麼要交換人生？是不是爸爸交換人生後一切都會不一樣？文中一直有物歸原位、交換人生的概念，用淡筆去寫人生創傷，看到這點滿動人的。但收尾相對平淡。

N140 〈夜間巡航〉

黃：它很穩定，但我不太理解中間兩頁「客人戴螢光綠安全帽」的段落，就是這個客人講了安全帽的來歷，不是說不能講或不需要這個故事，而是在全篇結構中的比重問題，我會覺得以技術而言，配重上輕一點會好一點，就是說很多東西不必「畫公仔畫出腸」，我甚至覺得直接刪掉也無損它的層次，「少即是多」。

石：透過安全帽帶出與父親的相處，與母親聊天的片段那些展現的也都是熟悉的日常感。他最後寫的則是一種存在的迷惘——人生卡

住了，並且透過跳錶的期限來彰顯，這個設計很好。從物件帶出情感這點我認為蠻合理的，如果抽掉生命故事的話，故事會變得很單薄。

鍾：這篇利用了小說轉化成鏡頭的語言，但產生些留白，使讀者需要去自動幫他補白相關的情節，作者應該把客人的眾生相寫得更豐富一點。但我喜歡骨灰罈的處理，這部分很迷人，但沒有繼續延伸下去有點可惜，錶沒跳的環節設計也非常好。計程車遊蕩在他早已熟悉的地方，有些夜晚的孤獨感跑出來也寫得不錯，氣氛迷人。

N254 〈放水燈〉

黃：我要為這篇說話，雖然文章中有過度巧合的設計，但作者很會講故事，他寫這個媽媽如何「選擇做女人而不是做母親」的筆觸渾然天成。我只是不太能接受「多年前曾跟這個仙人跳對象擦身而過」的這個巧合，或許人物勾連不這麼「緊」，留下一點搖晃會更有說服力。可是他又把情節逼迫得太密，很難鬆開。

鍾：這篇很多地方直接進入對話和畫面，不太經營前提，直接用劇情在推動小說的流動，就像放水燈，故事很好看。用放水燈當意象，是指連過去也放水流嗎？這讓我陷入了小說的另一層設計的意涵。

石：裡頭談到關係的放棄，這個點我滿喜歡的。放水燈指出心意要被接收到才算數，可是這些心意其實都是沒被接收到的心意。

決審投票

經逐篇討論，三位評審就〈洛奇亞爆誕〉、〈夜間巡航〉、〈瘀青〉、〈縫〉、〈窄門〉、〈放水燈〉、〈車關〉等 7 篇作品進行計分投票，最高 7 分，最低 1 分。結果如下：

〈洛奇亞爆誕〉 10 分

〈夜間巡航〉 14 分

〈瘀青〉 9 分

〈縫〉 20 分

〈窄門〉 17 分

〈放水燈〉 7 分

〈車關〉 7 分

會議結果

獎項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首獎	N188	縫
優等	N239	窄門
優等	N140	夜間巡航
佳作	N125	洛奇亞爆誕
佳作	N145	瘀青